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一集

北京平報社發行

小說會 水流音 第一集 目錄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敲竹槓收生婆造孽	卜新居拉絳手生財	謀陞官如夫人自盡	認倒霍王雪珊破產	吳璞仁放懷述牢騷	小馬夫遇機逃活命	崔小奴何幸膺秘書	吳協理冤哉稱大龜
				沈一官遇艷揩油	馮二爸借甥拚命	文姨太公園中邪魔	吳老板旅館評伶貴
						激將計妾捉妻姦	聞噩耗主殉奴生
							發土財嫌妻置嬌妾
							設活局貪利嫁蝨牛

水流音 第一集 目錄

肥兒蓮子長壽粉

一元小桶五角
多購按打計算

總經售處

北京馬路

華北大藥房

電話南局三千九百九十八號

凡嬰兒初生乃人乳固天然之食品長見世故嬰孩
失乳多有雜質食品哺養則難消化不易受病若
得嬰孩強壯可用肥兒蓮子粉此粉不寒不燥嬰孩
食之日久自能肥胖不但嬰兒適宜而且年老服之
大有延年益壽之功可為無上之妙品也定價大桶



女界留神



廣東張伯齡發明純用去渣提液新法精製春
服簡便效驗神速除官感化驗外為醫士所信用主治
婦女月經百病體虛白帶氣鬱內傷紅水久停經閉
氣癖血塊宮寒不孕諸般隱疾勿論胎前產後老幼新舊
雜病及婦女積勞氣痛諸症神效無比凡血枯經閉乾
血癆病經 醫士斷定氣血兩虧久治不愈者服本藥一
盒見功輕病三盒保好不靈包退另有詳細仿單每盒一元
每瓶一元九角總發行 北京香廠糖濟世大藥房 電話南局
三二六四

潤膚艷容素

用立能烏黑光亮且無傷皮膚流
弊每瓶一元五角六瓶七元五角

總發行所

北京

英法大藥房

電話南局三七二

此藥能令皮色潔白肌膚嬌嫩凡面手黃黑皮粗紋
皺煙容晦氣用之立見奇效每瓶一元六瓶五元倘
若意用上艷容素皮膚潔白鮮豔了然而沒有黑亮
的頭髮向欠美觀這與黑髮水黃白一經試
還有本公司新發明的

社 會 小 說 水 流 音

第 一 集

張 二 香 編 著
陳 重 光 校 訂

時女裝飾奇特 頭上頂座鷄窩 衣短褲肥履得得 揚揚若有美色
更有拔去煩惱 活似一位頭陀 酥胸鷄頭乍新剝 雌雄令人莫測
開口杜威羅素 歐西諸元進國 語如流水口懸河 不做男人玩貨
一遇富資執袴 旅館秘密集合 嗚呼癡怒散野潑 偏說犧牲相色
嗟夫生斯末世 孰講禮義道德 道德不換華絲葛 禮義何如模特
每逢一部小說開筆 必有一段引詞 著者未能免俗 所以才有上文狂吠之作 看官
近年的京華 簡直是人心大變了 淫風惡俗 幾駕津滬而上 大有青出於藍 而
勝於藍之勢 無論貧富男女 全都鈎心鬥角的 講究衣飾外表遊玩賭博 却把禮義
廉恥 置於不顧 那般僅足糊口的苦同胞 恨不得每日在口糧上打些算盤 讓肚皮
避些委屈 也必要買副克力克斯 架在鼻樑上 在那公園市場裏 出出假近視的風
頭 本來現今是共和國制了 男女各有天賦的自由 男子不能束縛女人 女子也不
甘作男人的玩具 然而既講大同 便當互助 我只見太太小姐們 或是學校去聽功
課 或是公園去兜圈子 打牌的打牌 捧角的捧角 除却嫖之一道 凡是男人所樂
的方法她們都要一嘗試之 至於齊家治國的方針 從未一見表現 容到經濟窘迫了

仍要擠眉弄眼 張着一雙小手 要那沒志氣的男人破鈔 明明說是不做男人玩具 這時却要把人格犧牲一會咧 記得俗諺有云 人平不語 水平不流 似這等失乎其平的事情 怎麼就會沒有人響呢 著者生成一個古玩性腦海 一付頑固式眼光 聞見這類問題 就彷彿鯁骨入喉一般 必要哇而出之 方才心舒意適 所以握管長揮 欲作引頸一鳴 此拙作水流音開筆之由來也 此書供世之後 受人歡迎與否 我是不聞不問 就是換火柴 覆醬碗 究竟是爬出我的腸子來 省得累我自己害病 至於筆法結構 那更勿庸先吹法螺 反正聞者是戒言者無罪八個字 是做小說的本分應為的 著者自信 尙能當之無愧

第一回 敲竹槓收生婆造孽 卜新居拉繒手生財

醒木一響 便算開書 話說氏八直皖一役 安福勢敗 一般皖系人物 大半連帶下野 只可歎軍有一幫 連段督辦的金面都沒有會過 安福部的門坎都沒有登過的人 却沾了素日好吹牛反的嫌疑 也把飯碗砸掉 豈不冤而枉哉 至於那時皖系範圍之下 中初級軍官佐 簡委仕文職官 因為冰山一倒 賦閑的更難計其數 就中單表一人 姓文名鶴字不羣 原籍江蘇無錫 本在邊防軍四師八旅充當旅長 爲人性情樸直素有強項之稱 生來一部魁岸身軀 頗有武將的威概 不但軍事知識 非常宏富 而且文學也很奧博 原來當年邊防各師 對於資格非常重視 除却師長司令

有幾個酒囊飯袋之外 那些派長以下的官佐們盡是軍事學校畢業 受過相當教育的 所以軍紀風紀 爲國軍之冠 又加之餉足器精 越發的馬肥人壯 只可惜那些的 排長們 空有滿腹韜略 却沒有實地的經驗 臨到戰場一切措施 還要查照軍事學 正如紙上談兵一般 況且勢大氣驕 所以被吳子玉那幫血刃如戲久經戰陣的丘老 八 給打得落花流水迷頭轉向 直到日暮途窮 只好鳥飛獸散 那文不羣自從本部 解散以後 便跑回北京 把自己的幾個親隨 也都給了川資 打發他們各謀營生 只留下一個多年隨侍的家鄉老僕 還有一個同鄉不同宗叫文立基的 此人佔恃全失 無家可歸 不羣也把他留在家下 因爲自己正要屏絕外務 閉門杜客 恰好有立 基在此 代爲照料一切 不羣的正室 早已物故 如君李氏彼時將出產期 在他要 生養的時候 正是不羣在前綫督師之際 憂念之情 當然不免 又加之是個頭胎 生養的手續 一概不曾經驗過 也好似初臨戰場的軍官們一般 等到嬰孩落生那日 又掃聽著皖軍前方不利的消息 立時急成下紅之症 勢若飄杵 命幾不保 天幸不 多日 不羣安然歸家 李氏方才放下心來靜心養濟 日漸就痊 只是家中僕婢諸人 只顧看護產婦 却把嬰孩置之不顧 可憐那將才呱呱墜地的小赤子 從出了娘胎 等了足有四十八個小時 連一口乳汁也未嘗吃著 他雖然口不能言 却是心明如 鏡 情知投非其地 生非其時 便惡惡瞪了大家幾眼 很很號了幾聲 又復脫離鼻

皮囊 返回原真去了 衆人見他已死 便瞞著李氏 擲將出去 有時李氏心裏清醒 問道孩子 大家便騙說歇在旁的房裡 李氏要他們抱過來 母子會一會面 衆人就百般支吾過去 其實早已荒郊作狗食矣 在衆人的心理 並不是造意將他害死 因爲他將一落生 就把生身父母 妨得生死莫卜 必定是一個硬命的討債精降世臨凡 所以大家全都忌惡之極 好像摸他一把 就要害病一般 加之那收生的老娘婆 在接生的時候 說道 你們若保得大人性命 却不能保全小孩性命 若要保住小命 產婦恐怕要有危險 他向大家要準主意 究竟要保肚子那個 其實那老娘婆的話 是要敲個竹槓 他想大家既要顧全大人 又要保住孩子 一定是肥肥的送他一包厚禮 央他設法維持兩條生命 誰知在這惶亂之際 大家那裏猜得出他賣的是這一葫蘆妙藥 還以爲當真是落一不能活二呢 於是切切的拜託他務要藥子保母 以便留蚌生珠 那老娘婆一見其計不售 反倒稿成騎虎難下 只好很很心腸 乘著招扶產婦之際 他便暗在嬰孩臍帶上 著實掐了幾下 爲是讓那嬰孩不得不死 好應驗了他的話柄 顯出他的神乎其技 可憐那小小嬰孩 始而受餓 繼而挨痛 欲求不死 其難矣哉 這是前談 表過不題 且說不羣由前綫回來 李氏也漸能走動 僕婢情知那話兒掩飾不住了 只好乘機實言奉上 李氏痛惜 自不待言 到是不羣極抱達觀 自己以爲雖逾商瞿之年 尙與伯道之歎 焉知秋禾不會晚穫 所以毫不

介意 反去安慰李氏 讓他好好將養身體 轉瞬月餘 李氏已然安健如常 不羣向他商量 打算找房搬家 縮小局面 因為大樹一倒 獼猴四散 恐怕督辦一時尙難再起 自己是受過督辦栽培的人 何忍像那些小人 又去到別系裡去混飯好所以手中積蓄下幾個錢 總要儉省着墊補 況且此地警察暗中監視甚嚴 無形中受了大拘束 不如遷移到一個僻靜地址 於精神上經濟上都有利益 李氏也頗以不羣之言爲是 不羣便命立基在外面找一所小房 並把自己的意思 對他說知 依着立基是勸不羣返原籍 既然無事 何苦久羈異土 不羣却因爲家鄉裡一幫窮本家 全是只認袁頭不認人頭的 自己這次棄甲曳兵而歸 他們必定以爲是囊肥囊滿 免不掉這個告幫 那個求貸 自己就是傾囊以奉 也足不了他們的慾望 放着在外面舒舒坦坦的 何苦回家去找煩惱 再者住到鄉間 耳目如塞 對於時事 寂焉無聞 如其京中有甚麼活動消息 一時也不容易曉得 莫若在此客居 反比原籍經濟便利 立基點頭稱是 便連日在外面探詢掃聽 沒有不多日 便驚動一幫綽手找上門來 全都是報吉房子的間數方向若要問他們詳細的地址 他們却不肯痛快淋漓的說出 好像一經輕易宣佈 就要被人鑽了去一般 立基草草問了大家一遍 把幾處覺着尙屬合宜的記下 餘者全都打發走去 然後告知不羣 請示訂期前往相看 不羣定准明日上午 立基當時回覆衆人 次日清早 老陳開門打掃階道 只見他們業已拱候多時

社 會 小 說

了 立基走出將他們引進客室 等候不羣夫婦起床盥漱完畢 用過茶点 天氣已有已初 方才喊了幾輛車子一同去看 共約看了十幾多處 只是眼見不如耳聞 任憑絳手說得天花亂墜 等到一看 全都前言不符 只有西單絲綫胡同一所 地勢格局尙還合宜 不羣夫婦全都樂意 那所房子是前後兩層 前層是五間南房 可以作客廳 門房 進了二門 是東西北各五間 可以作爲主房 北房後邊 還有丈餘隙地 種着些花木 東西各有一間灰棚 可以作爲廚廁 由後院直到大門另有一股夾道 可以不從主房經過 又加之電燈電話 全都現成 不羣使命立基去問這房子的賣價 那些絳手們知道這筆生意有幾分成功了 立刻就喜歡的屁滾尿流 也不待立基傳話 就恭恭敬敬跑到不羣面前說道 既是大人同太太喜愛這所房子 小人們准可代爲辦到 至於價目一節 好在這房主就在隔壁住家 我們過去通知他一聲 大人可以同他覲面商量 多多少少自然好說 小人們也不圖成三破二的扣頭 只等大人將房子置妥之後 隨便賞些就是了 難道還能苦的了我們窮人麼 不羣是個武人好戴高帽子的脾氣 當然不免 當時聽了這些話 覺得高興之極 便拈着仁丹齏齏 向他笑着說道 照着你們這樣一說 這事情就容易辦了 現在差不多已過晌午 我們要回去用飯 就讓文先生同着你們去見房主 商量一切 明天再到我宅裡去聽回信 又向立基說道 你可以同着他們去同房主磋商一切手續 至於價值的定規我

社 會 小 說

們晚間再談。見過之後，你們可以下個小館，隨便吃些東西，說着掏出皮夾，取出一張十元鈔票來，交給立基手內，又說道：「如有敷餘，分給他們坐車就是了。」說畢，就同著李氏出門乘車而去。那些繙手見不羣臨行面委立基為全權代表，立刻就一擁包圍。這個文先生長，那個就文先生短，反把立基恭維的骨酥肉麻，不知所措。內中有一個取出一盒飛艇烟來，抽出一支，雙手奉給立基，又划根火柴替他燃著，然後自己也吸着一根，才向大家說道：「你們陪着這位文老爺在這裡說話，我先到隔壁小主家裏，通知一聲好請文老爺過去。」先辦正事要緊，那些繙手齊聲稱是，都道：「還是王老二遇事不迷，待會辦完正事，我們一同到飯舖去，有甚麼閒話不能談呢？」立基聽著，暗暗發笑，只覺那叫王老二的，去了足有半個鐘頭，方才回來，向著立基說道：「偏巧那房主出門了，要到兩點鐘才能回來，這裏又沒有座位，我恐怕文老爺等的著急，所以我同他定准下午至三點，在單牌樓集賢堂見面。」文老爺你想如何？立基尚未答言，那些繙手又是齊聲說道：「還是王老二遇事不迷，真稱得起辦事能手。」那集賢堂地方又寬亮，吃食又乾淨，正是一個商量事情所在。我們到那裡一面吃，一面等著，豈不比在這裡立著，勝強百倍呢？立基見大家全體主張，先趙旺而後辦事，情知他們是怕自己把這十元中飽，當時便掏出那張鈔票來，向大家說道：「你們幾位可以帶著這錢，去到甚麼堂那裡去等房東，我却先天陪，就求你們幾位。」

苦 同他訂准價目多少 共有契紙幾套 我在宅裏等候回信就是了 王老二一面接過鈔票 一面笑著說道 我們六個人 焉能用的了十元錢 請文老爺帶幾元去用罷 立基一面向外走著 一面搖頭說道 不必 不必 你們將才不曾聽見文大人吩咐麼 餘下的你們做爲車資就是了 只是你們訂妥之後 就要回去報告我的 不悞晚間的事情才好 衆人齊聲說道 文老爺儘管放心 我們食人之祿 焉能不忠人之事 你老萬安，且請回府治公 我們至遲四點鐘准可以到宅裏回信的 立基点首答應 登車而去 那些縛手把立基送走之後 王老二由懷中掏出鎖頭 把門鎖好 又把那張鈔票拿到對過一家錢舖 兌成七塊現洋 二十角輔幣 一元錢銅板回來 然後按著七一下加三 七三四十二的法子 按七股勻分 每股應得一元四角二分八釐五 王老二獨得二股 其餘五人 各得一股 他自己帶起兩塊現洋九角輔幣 餘數交與大家勻分 大彩因爲這筆運之所得 首功要推王老二 所以他自取雙份 也都無持異議 大家在街上俵分已畢 各把洋錢珍重放入腰包 便一齊來見房主 且住上文王老二文立基講說 房主業已出門 須到兩點鐘才能回來 故爾定准在集賢堂會面 如今怎麼又說去見房主豈不是說書的自己做出漏洞來了麼 非也 非也 這件事情著者記得清清楚楚 焉會出了漏洞 只是若不寫了出來 看官永久不會明白的 著者寫到這裏 有心要攔筆掩卷 先要看官做個東道 給著者口上叨點實惠

然後再詳細細的說出 又恐怕看官說我竹橫過惡 自我爲收生婆拉絳手一流人物 莫若喘息一口氣 仍然爽快說出 正是「欲知個人內心語 還須個人口中言」究竟那些絳手是何用意下文述說分明

第二回 謀陸官如夫人自盡 認倒鑿王雪珊破產

提起絲綫胡同這房子的主人 姓王名叫雪珊 乃是世居北京先世在外爲官 很積蓄下些個錢財 也置不少房產 到了雪珊本身 因爲自己膽小無能 便不謀求事作 只依著月進房租生活 雖非發家之輩 到是一個守財能手 文不羣所看的房子 就在他自己的住房隔壁 五年以前曾租給一個廣西人叫吳可爲的居住 那吳可爲是在參謀部作事 租房的時候

是將由上海接眷來京 就是夫婦二人 帶著四五個男女僕人搬進這房裡 不上一年 的功夫 活該是可爲官運發旺 接連著陸官兼差 事項既優 手頭便足 可爲忽然想到自己的夫人 不能生養 深以乏嗣爲慮 前思後想 除却納寵一法 萬難逃脫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罪過 一時決心大著胆子 從堂子裡面接了一個叫搖錢樹的出來 入門之日 先行謁嫡之禮 幸喜可爲的夫人尙識大體 雖然一槽二驢 不免長鳴 不過表面上尙未十分顯露 如何的吃酸冒醋 那搖錢樹也知道後來不如先到 所以諸事儘讓嫡室 彼此倒還相安無事 轉瞬又有二年 吳太太不會生養 自不

社 會 小 說

待言 誰知這搖錢樹也連聲響屁都沒有放出來 可爲納寵原爲求子 等了若干時

如夫人連肚反臉都不會皺一回 真是懊悔的不可名狀 於是又想起樹多菓滿的理由

來 打算要廣置姬妾 遂在外面又物色起來 可爲的夫人看破他的意思 便再再的

勸道 子嗣一道半由天定 半由人爲 倘若命中無子 就是三宮六院 也是無濟於

用 況且納寵求子 非比置妾取樂。你討個堂子裡邊的爛貨到家來 求子豈不全緣

木而求魚 是一樣的笑話麼 可爲一聽甚覺有理 便抱怨夫人當初爲何不進此諫

夫人笑道 當初你討小的時節 事先你又不曾通過我 我如何能有先見之明呢 況

且那時要出頭攔阻 你又該說我容不下他咧 說的可爲也笑了 便央求夫人給選擇

一個良家女子 以免將來後事無依 不知說了多少好話 夫人被他軟磨的無法 方

才允許代替徐徐物色 可爲方才歡天喜地而去 從此可爲感念的夫人的實德 自己

太已歉情 遂日加親近 對於搖錢樹也就寵愛日減了 恰巧此時廣西來了一封電報

是可爲的一個老學友 現在做了鎮守使 約可爲前去參贊戎機 附帶著託他代爲

在北京物色一美 隨著一仝南下 可爲得着這封電報 真是喜從天外來 也顧不的

積極求後了 便商量携眷返籍 及爲友訪美的一切手續 夫人聽見這個信息 眉頭

一皺 計上心來 真是喜上加喜 既喜的是丈夫榮歸高就 又喜的是自己的眼釘肉

刺 借此可以拔去 一釋數載積怨 便笑着向可爲說道 馱子 你吃了糞糊 還迷

着心竅呢。你仔細想一想。你用上三五千元。給他買上一個美人。帶到那裏。他委你一個參謀長。你還能望他要身價麼。況且他要肯出腰包。置小老婆。廣西省有的是好女人。何苦打電報到北京請你代勞呢。你做一個窮參謀長。請問要幾時才能撈回原本呢。說罷。嘻嘻冷笑不止。可爲近來對於夫人。十分信任。一聽這話。立時打斷興頭。連忙問道。依你這樣講法。我們還是不去爲是。那我就覆電辭謝他就是了。夫人又搖頭說道。那也不是正當辦法。你覆電可以辭謝他委你的事情。你若辭他託你的事情。豈不擦了他的面子。傷了日後的感情麼。況且做個參謀長。比在北京局面大些。交際也寬些。將來或能有些發展。且未爲可知。總要想一個兩無傷損的法子才好。可爲急的滿頭流汗。仍是一籌莫展。末後還是央求夫人指示。夫人笑道。我的法子雖有。就是怕你捨不得去作。可爲說道。現下除掉你讓我死。件件都能依你。夫人見他求教出於虔心。便慢調斯理的說道。法子雖由我出。事情還要你作。只須惠而不費四個字。請你仔細思索就是了。可爲也是一時心裏清醒。耳底明白。當下了悟妙諦。便向夫人連打數躬。稱謝高明。承教。承教。並不再說旁話。就立時連跑代辦的到了電報局。往廣西回電。說是人已置妥。容京務撥擋清楚。立即返桂。先此謝委報告云云。次日又到各處上呈請假回籍。不幾日呈子都批了下來。准假一月。准假三星期。的等等不一。可爲見諸事辦理就緒。只待束裝登程。便又將用

社 會 小 說

人叫了上來 一一辭退 推說回籍省親 容到返京 再行招呼你們 剩下三個南邊
 候人 有兩個薦給京裏同鄉 那一個打發回了原籍 等到諸人去後 這所房子只剩
 夫婦三人 定准次日起行 便又去通知房主王雪珊 明早派人前來收房 可爲心滿
 意足 只盼回到廣西去 做參謀長呢 便請夫人發表那話 夫人情知可爲是個廢物
 無用的 於是親自去到搖錢樹房裏 向他笑笑嘻嘻的說道 現下老爺要到原籍做事
 去了 對於你這一方面 很是爲難 因爲家鄉裏老太爺家教極嚴 納妾一事 萬不
 能准 有心把你放在北京 又因爲這幾年的情愛 不忍讓你吃苦 恰巧王鎮守使來
 電 託老爺在北京給他置位姨太太 我已然同老爺商量妥當 把你送給王鎮守使了
 那王鎮守使現在官大財厚 人也非常漂亮 況且你年紀尚輕 面貌又美 到了那
 裏 兩個人情投意合 自會享福 萬不會吃苦的 老爺到鎮守使署作事 將來還要
 受你的栽培呢 那搖錢樹聽罷 立時嚇出一身冷汗 連一句話都答不出 只好呆座
 含淚不語 夫人把話說明 轉身走出 搖錢樹心想等到晚間 見着老爺 再央告他
 收回成命 那知道不要說見着他的金面 索性連自己的房門口 都不過來了 整日
 際在夫人房中悶着 並不出頭露面 搖錢樹耐到中夜 不見可爲過來 情知此事已
 然挽救無方 又一細想往事 不由得兩行眼淚 猶水之就下 沛然不能禦之 只恨
 自己生身父母 不曾作下好事 積得女兒落在烟花受苦 好容易巴得從了良 不料

急不暇擇 又遇見個縮頭男人 稿到現下 反要藉著自己去求官生財 有心向他下堂求去 明知萬不能准 即使僥倖打動他們夫婦慈心 自己無親無故 無家無業 講不得還要受那朝秦暮楚的魔難 若是從他到了廣西呢 更難料透收緣結果 記得同院幾個姊妹 都是嫁了甚麼司令師長 乍一進門 都是寵擅專房 不上三五個月 全都淪入奴婢一流 受虐不堪 吃苦不起 尋了死的 時有所聞 這王鎮守使己是武人 那殺人放火的脾氣 焉能無有 那溫存體貼的話頭 更題說不到了 自己也嫁了他去 豈不是飛蛾撲燈 自送其生麼 與其喪在外鄉 何如把尸首留在本鄉本土呢 搖錢樹越想越恨 越恨越怕 越怕越恨 處於無法 便循着婦女哭罵號死涕大本勢的慣例 先掉了一回眼淚 又不敢放出聲音 恐怕驚醒旁人的好夢 少刻四淚都竭 一時決心 尋出一把剪刀 把腕上金鐲脫下 剪成細絲 咬咬牙關全都吞了下去 然後打開箱櫃找出幾件可心衣服 換在身上 將要去梳梳頭髮 忽覺腹中隱隱墜痛連忙倒在牀上 合起眼來 倒覺着無所思慮 心乾意淨了 再說可爲夫婦 睡到天明 心中有事 連忙爬起牀來 預備收拾行李 等了多時 不見搖錢樹走出動房門 喚了幾聲 也不答應 夫人情知有異 便三步兩步跑進他房裏去看 只見他睡了牀上 素絲不動 喝了幾聲 也不言語 推了幾把 也不動轉 仔細摸摸 方才知道冰涼石硬 死去多時了 夫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幾乎癱在地上 連忙把可

社 會 小 說

爲喊了進來 夫婦上牀 把他抱起 也不見他睜睜眼皮 情知已無生望 只好又放下他 走下牀來 木立相對 各無一言 還虧可爲急能生智 便爬在夫人耳邊 嗚嗚咕咕說了幾句 夫人一想此事 若要傳揚出去 諸多不便 雖然是他自尋短見 究竟要生出許多糾葛 事到如今 只可依了可爲這條道兒 於是他夫婦二次又把搖錢樹抱在地下 只見他面目青紫 四肢都微現黑色 又見他嘴邊挂着許多黃絲 細一檢點 見他胳膊上 少了一支金鐲 方才了然他是剪金吞服而死 可爲扳正他的面孔 只見呆呆杏眼 半睜半閉 彷彿有餘恨在懷似的 禁不住心中一陣難受 夫人此時也天良發現 落下幾點眼淚 然而後悔抵不住害怕 連忙把他的衣服整理齊 紀 又將他的首飾除掉 然後輕輕抬出外院 裝入門房炕洞裡面 恰巧死鬼的身材瘦小 倒還不致暴露痕跡 可爲又找些報紙破書 散擲在洞口 越發沒有破綻可尋 夫婦安排完事 又忙着跑進去 把行李物件包紮完畢 面給汽車行通電 要開一輛大車來 送客去到車站 不多時 車開到門前 恰巧房東王雪珊派來收房子的人 也剛剛來到 可爲引着那人 去到各處點交 門窗戶壁 裝飾等項 都無缺損 可爲又向那人說道 貴重的陳設傢俱 我早已存放在朋友的家裏 至於粗笨的物件 存放又不方便 運走又不值當 索性送給你們就是了 至於電燈電話 現在都沒斷綫 你們若無用處 只須通知公司一聲 立時就可以截住 我們又不欠他租價

沒有旁的問題了。可爲說一聲。那人應一聲。容到可爲說完。那人連連稱謝。又帶着他把行李運到汽車上。可爲夫婦坐上汽車。向那人道了一聲後會有期。機關一動。汽笛一鳴。頃刻之間。蹤跡皆無。不表可爲夫婦棄尸逃逸。逍遙法外。再說那接房子的人。送走他夫婦之後。二返回進院中。只顧搬運遺留下的物件。也就未曾注意門房炕洞裡面。還遺留一個死人呢。等到搬完之後。他就將大門從外鎖好。貼上此房招租的條子。就回去同主人復命去了。直到十天以後。有人見了條子。前來租房。王家的人。方才開門進去。書中暗表。此事發生於直皖戰爭前兩個月。正是初伏天氣。那衆人進門之後。只覺得一陣腥臭難聞的氣味。鑽入鼻孔。薰得頭暈目眩。幾乎嘔將出來。大家不約而同的用手巾掩住鼻子。既至門房屋裏一看。只見蛆蛆佈滿。地上盡是紅黃血湯。炕洞外面放有半隻人手。已然殘缺不成形象。嚇得那租房來的人。也不願再看。便躡出門外。跳上一輛反車。也沒有講地址。就催着那車夫飛也似的跑了。王家的人。也都驚疑不定。內中有個膽大的。走入屋中。朝炕洞裏一看。還有一具尸體呢。嚇的他們跑了出來。也沒有鎖門。就忙報告王雪珊去了。上文說明王雪珊是個膽小無能的人。當時聽見這個消息。坐在椅子上。連腿都立不起來了。上唇同下唇合作。不住哆哆的打起戰來。索性連話都不會說了。雪珊的夫人馬氏。一個婦道人家。更嚇得如同活見鬼一般。最後還

社 會 小 說

是雪珊的侄子墨森發言 問道十日以前 是誰去接收的房 僕人李忠答道 吳家搬家的時節 是小人接收的房 那時小人察看 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就是禾曾注意到炕洞裏面 焉能料到那邊還放着一個人呢 地下那支手定是貓叨出來的 當初若是明明白白放在外邊 小人萬也不會放他走了 墨森細想也是 此事不出乎情理之外 誰家接收房子的時候 還能够察看有無死尸呢 遂向雪珊說道 現下只可趕快報官 千萬不要挪動尸身 好在房子雖然是我們的 人又不是我們的 可有甚麼怕處 不過金錢上 認點靈頭就是了 雪珊說道 金錢倒靈 到沒有多大干係 只是讓我親身報告 陪在那裡看驗尸 那萬也來不及的 你儘管斟酌去辦 不要再同我商量了 墨森知道 叔父的秉性最是怕事 遂連聲答應 走將出來 命人報告警廳 次早檢廳派員來驗 墨森把大概情形 述說了一遍 件作檢驗係女尸一具 吞服金物而死 檢察官又問了李忠一回 那女尸雖然全身腐朽 面目上尙能斷定是吳可爲之妾搖錢樹無疑 尸親無從尋覓 只得填了一張執照 令房主王姓備棺抬往義地葬埋 過了些天 檢察廳偵查 與房主所呈各節 尙無不符之處 便算完事大吉 至於吳可爲那方面 雖然行文原籍追緝 不過中國官事 歷來是一緊二急三稀鬆 況且廣西與北京 儼如東西二洋 又加無有尸親催促 也就模模糊糊消了案了 不過公事雖完 雪珊的房子 始終租賃不出 北京風俗 住戶最忌臟房 其實那

問房子能免掉死人 不過凶死的 便算爲臟 那些租購房產的人 曉得這房子是臟了的 不消說讓他花錢來買 好像雙手奉送 他都忌嫌晦氣 急待雪珊沒法可想 只在家裏倒着咕聲歎氣 墨森恐怕叔父急病 這才說道 我將才查看那房的契約 我們是咸豐年間置的 原價是五百五十兩銀子 加上歷年修補添蓋的費用 總有二千元錢之譜 現在我們定個最低價值 一千五百元就肯出售 大概不會沒人要了 況且目今西南城一帶房價飛漲 差不多要三四元賃一間房 我們二十多間房 要賣千數元錢 縱然房是臟了的 未必沒人肯買 不過要把絳手連絡妥當 自然成功容易迅速了 我們賣這房子 名目上雖然折本 究竟進了這六十多年的房租統計起來 並不賠錢 不過少得利益就是了 雪珊聽罷點頭說道 事到如今 只好照這吃虧道兒去走 先前我也說過一次 凡事你儘管斟酌去辦 不必同我商量了 墨森咕咕面退 連日招集絳手 進行一切 預先聲明 這房是所臟房 不過要求諸位掩蓋 我們只傾廉值一千五百元 以致絳手向前途要價若干 原業主不聞不問 除了一千五百元定值之外 無論多少 全歸中人費用 原業主絲毫也不想染指 這個消息公佈之後 那些絳手再不替王家鼓吹是臟房了 今天李四帶人來看 明天張三領人來看 那王老二諸人 也是個中份子之一 他們同着文不羣 看房之先 就同王墨森講好 容到事情有望 到了成立契約過付價銀之時 方准墨森出頭露面 免得生出另外

枝節 諸多不便 所以王老二向文立基推說房主出門 這乃是說彼上回書文之結扣 亦為著者剖辯並無漏洞之理由書也 正是

如君輕生可為棄尸 房主折本繈手搗鬼

欲知文不羣買安此房與否 以及後事如何 且待三回接演

第三回 吳樸仁放懷述牢騷 小馬夫遇機逃活命

上文書完全是說彼首回書尾啞迷 表明市僧心鬼伎 無非是諂強使弱 此回若仍接續描寫 未免易惹讀者生厭 吳若祖祖的收結 另闢新路 到是正經主意 却說王老二諸人耗到四點鐘 回到不羣宅裡 僞說房主要價甚昂 經他們再四的要求 房主駁下過面子 才讓到四千元 再少一角錢 也不成功的 並且講說明日 一切中人手續費用 完全歸他担負 不與買主相干 這也是一層莫大利益 立基轉古不羣不羣覺得價值並不昂貴 既是房主表示讓步 自己也無須再還價錢 當時就點頭認可 約定次日命立基到王家查看契紙 相符之後 放下定錢 擇安日期 就可以立字付銀 繈手待信 喜歡付幾乎把玉不麵的餅子 吐了出來 一千五百元房價 倒有二千五百元中貨 似這類的買賣 一年要撞到三五次 不消四五年的光景 就可以面團團做富家翁矣 當下跑山文宅 又到了王家 一五一十的對墨森說了一遍 免不掉又表了一番功勞 墨森也少不得謙謝了幾句 王老二又復斟問中貨 墨森

答道：諸位放心。王某的房子，賣不出去，都可使得。萬不會失信在你們幾位苦人身上。王老二諸人無話可言。方才告辭出來，各歸自家而去。書要簡斷。次日立基。由王老二引到王家，看過契紙張數不錯。當時放下五百元，作為定錢。商妥三日後正式立字。到了是日，不羣親身到場。雪珊也本人出席，並且約了多位至近親族，作為佐證。不消講王老二等七個中人，更不會缺少一個的了。墨森立字，雪珊落筆簽押。族人也都畫了十字。不羣接過看畢，便連契紙一齊收起。交過三千五百元房價。雪珊點數無舛。於是派人過去交代房子。不羣就命僕人老陳，先搬進去看守。諸事已畢，又另外賞給王老二每人十元，做為酬資。這才向雪珊等人拱手告辭。這裡雪珊早已備就一棹豐盛酒席。容到不羣走後，就煩王老二諸人陪座，作為給諸位親戚謝步道勞。不多時食畢客散。幸喜雪珊叔侄不爽前約，把二千五百元放在棹上，讓王老二諸人當面分配。仍按前次辦法，每人計約三百元。王老二六百元到腰，立時坐不穩了。約會同人，謝了雪珊叔侄。喜歡得丟魂喪魄，連滾代爬而去。不表上文諸人，單講不羣購妥此房之後，費了月餘功夫，方才內外就緒。門窗戶壁，全都油飾見新。房裡也俱裱糊乾淨。擇定吉期，遷進新房。預先規定的是僕人老陳居住門房。立基是在三間客廳內下榻。裏院的正房，是他夫婦起居之所。西房作為浴室及書室。東房是使女阿鴻同女僕老蕭休憩之處。廚廁仍在後院。好在是廚役散

社 會 小 說

去老蕭司庖 到也沒有甚麼不便 並且比先前那房裏還顯着火熾多的多呢 不羣終日足不出戶 只在西房裡看書看報 有時踱到外院客廳 同着立基敲棋談天 李氏反到忙起來了 因為遷居之後 相好至厚 陸續前來溫居 這類事情 多半是婦女的職責 所以李氏把家裏諸項安插佈置妥當 便今日到王家去謝步 明日到張宅去道乏 足足忙了一個多月 方才清閑 這一天清早 李氏剛剛起床 漱洗已畢 用過點心 坐在妝臺前面 正要喊阿鴻梳頭 僕婦老蕭進來說道 吳宅的潘媽來了 要見太太呢 李氏使用手擦住頭髮 向老蕭說道 你快叫他進來 言猶未畢 潘媽早已走進 見着李氏 一路請安問好 李氏便命他坐在旁邊一支椅子上 聲聲喊著老蕭預備點心 又叫阿鴻泡茶 潘媽攔道 文太太不要張羅 請你快讓鴻姑娘梳頭 我們太太還等著你老吃飯呢 李氏聽罷 笑著問道 怎麼 你們太太今天又請客麼 那我就快梳頭了 悞了吃嘴 是了不的 說著使命阿鴻打開梳具盒 一邊梳着 一邊向潘媽說話 潘媽說 昨天我們老爺送來三張戲票 說是今天第一舞臺義務夜戲 角色非常齊全 戲也極好 平日難得聽著的 我們太太當時就要我來請文太太同林太太 我因為那時已然十二點多了 恐怕都已歇息 所以說今天一早來請 今天將一清早 我們太太就讓我到廚房 告訴預備早間客菜 又讓我趕快來請你老 還告訴我說呢 這並不是冠冕堂皇的請客 不過聚集一會 好談談心 林太太那

裏是後半天才去請呢。早間就是你老一位。此時李氏頭已梳好。老蕭端過臉水。他洗過了手。又修飾了一回。阿鴻收拾開梳具。就聽西房電鈴響動。不羣正在那裏看書。摘過耳機一問。原來是吳宅催請文太太快去。李氏知道必有要事。藉着聽戲爲由。找去好作商量。便笑着說道：他真是性急啊。我們趕快走吧。說着一面換衣服。一面重勻脂粉。又跑到書房。同不羣唧唧了半天。方才出來同潘媽去了。看官這吳宅是在東單馬市胡同。距離文宅很不近呢。差不多三四十分鐘才可以能到。有這半小時的閑空。且讓李氏同潘媽在路上。著者先偷空述述吳宅之歷史。看官當不以爲非也。講這馬市胡同吳宅。也是無錫人氏。主人字叫枕秋。先前原在兵工廠做點小事。後來因爲鑽營得法。居然進了銀行界。當上中華銀行的協理。爲人渾厚好交。不過懦弱寡斷。是他一點小小毛病。文不羣同枕秋不但同鄉。而且同學。枕秋的如夫人璞仁又與李氏。在上海時又是長三同寅。所以兩家來往越發親密。這璞仁雖然出身不高。却是自視人格甚重。對於慈善事業。盡力而爲。從未入後。那繁華娛樂場所。到不肯時常出頭露面。惟恐遭人輕視非議。因爲與李氏脾胃相投。故而無話不談。猶如同胞一般。這天枕秋從行裡拿回幾張義務夜戲的紅票。交給了璞仁。讓他約兩位客一同看戲。省得在家裡煩悶。璞仁收下之後。便想約李氏同林秘書的太太。次日一早。就命潘媽請李氏吃早飯。不多時李氏同潘媽來了。璞仁便抱怨。

肚

會

小

說

潘媽道 我告訴你快去快來 你爲甚麼去了這麼許久 你再不回來 我又要打電話了 說的潘媽不敢答言 李氏笑道 你不要瞞怨他 倒要怨你自己太忙 潘媽去的時節 我將起牀 容我梳好頭 還沒有離開鏡臺 你的電話又到了 請你想想 是怨他慢 是怨你忙 璞仁笑道 也不怨他慢 也不怨我忙 却怨你懶 爲甚麼睡到日頭多高 還不起牀呢 李氏笑道 你們催命似的 把我催來 到怪我懶了 說的彼此嘻嘻笑個不住 少時潘媽擺上匙箸小菜 李氏不由問道 怎麼 你們太太又不在一起吃了麼 潘媽尙未答言 璞仁先歎氣說道 我們早又同居另處了 一個月難得見一回面的 人家是大戶人家的千金閨秀 焉肯同我們在一起 不論內容如何 表面總要擺着架子的 李氏說道 無論他如何看我們不起 我們總要讓讓他是 璞仁點頭稱是 便命潘媽去請 不多時潘媽回來說道 我們太太說謝謝文太太 今天是有點事情 不然一定是要過來陪着的 實在的對不過 璞仁聽罷笑道 他既不來 我們就吃罷 潘媽答應下去 告訴廚房開飯 一賓一主 隨吃隨談 璞仁揪着潘媽不在房內 便低聲向李氏說道 我們這裏出了一樁罕有的新聞 容到吃完飯我再告訴你 李氏笑道 既有新聞 何必要等吃過了飯 此時說了 當作小菜下飯 豈不是好 璞仁搖頭笑道 不但不吃過飯 不能告訴你 並且不出了這門外 不能告訴你 李氏問道 那麼走到那裏才能說呢 璞仁將才說出公園二字 忽然潘媽

社 會 小 說

走進房來 璞仁忙向李氏使個眼色 二人會意 便另談別話 不提此舉 少時飯畢 潘媽撤出殘肴 李氏趁看房內無人 又問是何新聞 璞仁笑道 這件事情 你性急不待 到了公園 不用我告訴 你自會明白的 李氏越發糊塗 便催着璞仁趕快梳洗 好上公園 璞仁笑着喊潘媽 預備臉水梳具 不一時梳洗完畢 二人出門 奔公園回來 在路上李氏又連問數次 璞仁只是微笑不語 恨的李氏直催車夫快跑 好容易到了公園 二人下車買票進門 璞仁扯着李氏 飛步直前 過了紀念碑 又斜向西行 未出數丈 璞仁說聲你看 李氏忙的注目 只見船塢那條路上 有一對男女 借手攬腕 款步而行 李氏正要說 這有甚麼希罕 仔細看 嚇的把話又嚥了回去 原來那女人乃是枕秋正至陳保貞 那個男人 年紀約在二十三四 穿着一身西裝 却不認識是誰 爲甚麼兩個人親親密密的走在一起呢 璞仁見李氏站住發怔 便笑道 你看這是新聞不是 李氏忙道 這真是新聞 你家的至親晚輩 差不多我都見過 爲甚麼這個人我竟不認識呢 璞仁笑道 跌子 倘若讓你認識 那還能算是新聞麼 人家已然走遠了 我們站在這裏 仔細旁人又把我們當作新聞了 說着便拖李氏 直奔來今雨軒回來 二人進門落坐 茶博士端上香茶果碟 退了出去 璞仁曉得李氏急欲探聽詳細 便源源說道 論起撒爛污的事情 本是我們這出身微賤的人作的 不想他這入家小姐出身 倒冒這樣不要面皮 現在這件醜事 鬧

社 會 小 說

得成有耳皆聞無人不曉。銀行界背地都管我們枕秋叫吳大龜。弄得枕秋簡直不敢抬頭見人。一般人全曉得我們嫡庶不睦。其實并不是我好吃酸捻醋。鬧的彼此不合。確是因為他身分既比我尊貴。人格反比我卑污。我使看不起他了。一般人不知細情。反到說我們嫡庶因為爭風不睦。讓你想。我這冤枉。却往那裏去訴。李氏問道：說了半天。那個男人。倒底是誰呢？璞仁歎道：若是旁不相干的人。尙還丟人丟在暗處。偏偏他戀愛的是我們管家崔桂的兒子。你道氣煞人不？李氏聽着非常詫異。便又問道：你們管家崔桂。爲人極是厚樸。怎麼他的兒子會這樣闊綽。況且他家每月能有多少進項。經得起同這女人一起揮霍。這豈不是其速其死麼？璞仁笑道：你這獸子。真愛到加料而且加號了。這種女嫖男的事情。男人焉能破鈔。你莫小看了那個小崔。人家現在已是國務院秘書。他老子在我們家雖然稱奴供仗。回到崔公爺也是秘書老太爺呢。李氏不解所以。仍復窮追細問。璞仁說道：這件事由很長。不是片刻能講完的。好在作水流音的人。根根本本。知道的詳詳細細。就請他替我代勞罷。看官著者責任所在。不敢十分堅辭。只好就替吳璞仁說了罷。原來吳枕秋自從納寵以後。對於他夫人保貞便恩愛大減於昔。璞仁到是頻勸枕秋。略爲顧全大局。以免貽人笑柄。怎奈枕秋生成輕骨瘦肉。任憑璞仁說勸打罵。就是殺頭。他也不肯再進他夫人房裡去了。璞仁勸他不轉。只好做罷。說起這位吳陳保貞女士。

雖然徐娘半老 丰韻二字 却還不減當年 記得在前清光緒末季 他夫婦初到北京 那時新婚尚未逾年 枕秋因為謀事不遂 落在會館裏 坐吃山空 典當皆罄 他夫妻猶自相很相依 恩愛非常 幸虧不羣有個朋友 正充兵工廠總辦 不羣便把枕秋薦到廠裏辦事 月間掙個三四十金 依着不羣要他在廠裏下榻 每月省下若干車資 可以彌補虧空 那曉得枕秋恐怕冷落夫人 寧願每日緊步代車 也不肯搬到廠裏寄宿 於此一端 即可見他二人愛情之深 雖膠漆不足喻也 不料後來他應了富易妻的話頭 改變了心田 這位吳保貞女士 說不出一肚子的苦惱 著者這枝秃筆 更難形容於萬一 還虧從枕秋得勢之後 保貞的金錢 還能自由一切花銷 隨便向賬房領取 枕秋富對人說 他既然不能時常見我 必定精神上有好大的不快 再不讓他手頭上活動些 那就十二分的該死了 所以保貞月支千金 枕秋毫不痛惜 這也是枕秋一點天良不滅之處 保貞女士既然經濟充足 交際場面 自然有推廣之可能 於是今日張二太太請打牌 明天王三小姐請看戲 鬧得他酬應不暇 先而晚去早歸 繼而早去晚歸 稿到末後索性通宵不歸了 好在枕秋不聞不問 旁人誰又肯管這筆閒帳 這幫女友 一日不見吳太太 彷彿一日不能歡似的 這吳太太日久天長 細一品查這幫女友 無論是太太是小姐 全都各有飽過 惟獨自己尙付闕如 未免相形見絀 於是積極實行物色起來 怎奈自己馬齒加增 男界的人緣頗淺

社 會 小 說

號召的魔力 祇惟賴乎金錢 所以總未能夠如願以償 恰巧此時有個窮光蛋 却得着這件美差 便是他家的馬夫阿喜 吳太太求賢若渴之際 見這阿喜年青面白 而且品察他心地伶俐 膽量粗大 差堪中選 不消幾日 便就通常議決 俟而彼此親密非常 看官 這類男女 口頭上總是表說愛情所感 究實互有利用 各有所關 一方是惟利是趨 那計性命輕重 一方是祇樂是圖 豈管廉恥存無 吳太太得着阿喜 正似劉玄德得着臥龍一般 這一日吳太太午後起牀 望望時鐘 覺得每日起來略早 正想自由一會 再乘車出門誇榮 不料一幫女友 全都不速而至 吳太太忙把大家迎進內室 落坐獻茶 內中有位譚七小姐 是某局長的表妹 原籍湖南 隻身負笈來京 在師範學校裏念書 爲人最是性急口快 首先發言道 聞聽吳太太近日有了相知 我們特來登門賀喜 不過你對於意中人 太以有傷人道了 請你自己想想 出門的時節 你安安穩穩坐在車箱裏面 他却得在後面立着 未從進條巷口 他得拚命跑向前去 牽住馬頭累得吁吁喘氣 你坐在車裡 忍也不忍 又有一個王三姨太太 似譏似嘲的說道 我們謙躬下侍 起碼也要一個綉緞莊的伙計 飯店的包攬 吳太太爲甚麼尋到這一個勞動界之勞動者呢 這真是大同主義啊 吳太太聽了這頓冷嘲熱罵 羞惱不得 正要措辭以辯 只見譚七小姐站起身來道 非吾友也 絕之可也 大家就一擁而去 弄得吳太太僵立了半天 方才恢復知覺 及至

追出門來 大家早已去得無影無蹤 只得懶洋洋的走回房來 一頭倒在牀上 前思後想 一夜未曾穩睡 畢竟羞辱戰勝不了獸慾 終覺不忍屏絕那人 自此以後 爽性不出門了 只在房裏陪着阿喜說說笑笑 惹得遠近皆知 遐邇咸聞 只氣得吳枕秋在璞仁房裏 哭得死去活來 兩眼腫成和桃子一般 只是沒法處治 還是璞仁出了一個主意 叫枕秋厚資遣走阿喜 以洗目前之羞 然後再謀良策 警動夫人向善 枕秋依了璞仁的法子 把阿喜叫了過來 贈給百元川資 又交給他一封信 把他薦到天津一家麵粉公司做事 要他即時起行 那阿喜此時已積下三四千金之譜 又加之近日已然精神疲倦 應酬無方 正想設法開脚逃命 得着這個機會 喜之不盡 連忙道謝退出 走到馬號自己房裡 把行李衣箱 收拾妥協 也不向那人知會一聲 就奔天津麵粉公司去了 比及吳太太知到信息 已不濟事 據旁人傳說他杏淚偷彈 還哭了好大一場呢 正是

自覺多情種 偏逢薄倖人

欲知後事如何 且容四回交代

第四回 翟小奴何幸膺秘書 吳協理冤哉稱大總

自從阿喜走後 吳太太愧悔交加 覺得沒有面目見人 不上旬日的功夫 臉皮長厚 依然故態重萌 恰巧那日出門回來忽見一個青年學生 正從門裏走出 只見他粉

社 會 小 說

面紅頰 明日朱唇 空着一身布素制服 越顯得溫文秀雅 吳太太看得呆了 彷彿魂喪魂丟 神遊體外 猛聽得叫聲太太 方才覺得回醒過來 自己定了定神 好像那人尚未走出 仔細一看 乃是管家翟桂垂手侍立 站在旁邊伺候着呢 吳太太此時心裏才完全清楚 便向翟桂看了一眼 就慢慢走了進去 坐在自己牀上 回想那個青年的面龐 彷彿猶記一二 真是縹緲的夢以復加 只是想不起是誰家的人來 莫非是那個女人的朋友麼 自己入了半天魔 急的面紅耳熱 始終想不起是誰一時忍耐不住 便命人把翟桂叫來 問他將才出去那人是誰 翟桂代笑回道 那是小人的孩子 將才向我要東西來了 吳太太開言驚道 你才有多大年紀 就有那麼大的孩子 翟桂笑道 太太不要看他身量高 其實他才十九歲 去年剛在中學卒業 吳太太又問道 現在他入了那個大學了 翟桂歎道 論起那孩子的資質合志願 本要入大學才是 無奈他入了中學四年的光景 小人已然破了一半的產業 若是再要他入大學 恐怕等不了畢業出來 小人一家却都全要餓成人肉乾了 所以小人現在急急的給他找事 好幫助小人養家 幸喜他近年來也明白些事務 不像從前那只想做總統的腦筋 現在只求養家肥己 並不希望更深求學問了 上月小人曾託求馬八爺的汽車夫王九 給他謀個事作 昨天王九打了電話來 說是已然把他薦到一家汽車行 去學司機 讓小人告訴他 明天前去上工 所以小人把他找來 爲是囑咐他

幾句話 讓他忍時耐運 吳太太急忙搖頭道 快不要叫他幹他那營生 那孩子的相貌也很不俗 學問諒必也不差 讓他作了司機 豈不就誤了他一生的前程 翟桂皺着眉頭說道 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小人近來家計景况 已然窘迫之極 造就他中學畢業 已是力盡精疲 如今入大學是入不起 謀個局面的事情 小人又沒有門路 也就講不得就誤不就誤了 吳太太聽到這裏 眼珠一轉 腦筋一動 忽然想起馬八爺現在正要尋招賬房先生 何不把他薦了去呢 倘或成功 豈不一舉兩便 主意已定 當時便向翟桂說道 快不要叫他當司機去了 我這裡却有一個好機會 馬八爺屢次託我找賬房先生 人要年青 又要誠實 還得筆下通順 你的孩子 足以前能成 況且他既在中學畢了業 對於寫算上面 當然不致糊塗 索性你明天把他帶到這裏來 我就把他送到馬八爺公館去 若是八爺中意 便算成功 倘或那孩子真同八爺代了人緣來 豈不比當司機又勝強百倍了麼 翟桂聽罷 真是喜出望外 恨不能雙膝跪地 把頭磕破了 連忙退了出來 告訴他兒子喜信 好預備明天上工書中暗表 那吳太太素日的穢史 翟桂怎能不知 不過翟桂以為太太年已四旬 自己兒子才十幾多歲 焉能出了旁岔 況且太太平日極肯提拔閒人 想必看見自己的兒子聰明伶俐 一表非凡 恐怕真個當了司機 混入下賤一流 誤了他的終身 豈不可惜 所以才肯給薦事 這是翟桂個人心理 對於吳太太這番舉動 不特不疑

反還感激不盡呢。次日帶進他的兒子，見過太太。吳太太當時雅如得了頭彩一般，喜得不知所以，立刻精神煥發，連忙敷面更衣，顧影自憐了一回，便帶着他，登上自用汽車，向馬八爺的公館來了。路上向他細問，方知他名叫孝明，今年才在京師公立第二十一中學校畢業。車行片刻，已到銅器胡同馬八老的公館。吳太太把孝明安置在外書房，自己照直進入內宅。恰巧八爺尚未出門，正同着姨太太碧璽講梅蘭芳的戲詞呢。見有人來，連忙從牀上爬起，往外相迎。吳太太見着八爺寒暄幾句，就把來意說明。八爺滿口應承，便到外書房來。只見孝明眉清目秀，談吐溫文，八爺就喜歡之至，又命他寫了幾個字，算了一篇賬，越發高興了。八爺立刻跑了進來，對着吳太太說道：「多謝費心，這個後生，正可我意，不但算法精熟，而且筆下還很通順，就讓他在我這裏當個寫賬先生，兼着書啓，寫寫平常書信，每月給他開二十四元的薪水，就請吳太太今天帶他回去，同他老子商量，如其認可，讓他馬上回來上工。因為我這裏忙得很，差不得有十幾封信要寫呢。」吳太太笑道：「你不會拿到行裏找文牘去寫？」馬八爺也笑着答道：「不，不，這是私人來往的書信，怎能讓行裏人去寫呢？」吳太太又坐了一刻，同碧璽談了些閑話，便向八爺告辭，帶着孝明一直回家。孝明進了門房，告訴他父親，接洽的結果，又說了月薪的數目，喜得崔桂幾乎沒有昏死過去。連忙跑進內院，見着太太叩頭道謝。吳太太說道：「既是

你已然認可 就讓你那孩子 趕緊就回到八爺那裏去吧 至於行李舖蓋 一概不用 八爺他們書房 早已預備就有 只告訴他帶着隨身換的衣服就可以了 講不得八爺喜歡他 還給他做成套西裝呢 反正打扮他公館的人 也是擺他自己的場面 你不記得咱家老爺去年辦壽的時候 八爺的姨太太帶來那個丫頭 淨項練上豆粒大的珍珠 就是一百零八顆 聽說是八爺賞給他的 八爺素日最喜恭維 拍上他的馬屁 要他的老婆 他都肯變手奉送給你 何況百顆粒珠子呢 你告訴你那孩子 讓他記着八爺的脾氣 不愁不發他一筆財呢 吳太太一面說一面笑 崔桂聽着 那一雙老眼 幾幾喜歡得流出淚來 退出之後 又把將才的話 對孝明學說再再 說起孝明年紀雖小 閱歷極深 口齒既靈 人緣又好 在學校的時候 同學伴友 無論黑白醜俊 高矮瘦肥 沒有不十分巴結他要好的 日久天長 大家公議 送給他一個催命鬼的綽號 孝明人緣之大也就可知了 豈止吳太太馬八爺二人一見垂青呢 如今吳太太一同他到了馬八爺的公館 他就知道這是一個發財的良機 回到吳宅之後 對着他父親 稱贊了半天馬家的舉動闊綽 自己這個事情 薪水比司機又多 名義比司機又優 況且今天馬八爺還對我說了呢 現在他雖然作着中華銀行的總裁 將來很有財政總長的希望 自要我肯事事服從他 認真給他去作 將來保管有我一個科員當當 崔桂聽說月薪二十四塊大洋元 又有大科員的希望 如何不點頭認

社 會 小 說

可 連忙撫慰着兒子道 好兒子 凡事逆來順受 作大人物的 都是說一不二 將來你作了科員 不但給翟氏門中增光耀祖 講不得我們老夫妻 還要享你兩天晚福呢 說罷 便笑嘻嘻的去謝吳太太 退出之後 對着孝明又把吳太太的話說了幾遍 然後帶着他進了太太的房裏 謝過提拔之恩 吳太太因為老翟在旁 不便露出馬脚 冠冕堂皇的說了幾句 就催他趕快前去上工 孝明連連答應 走出來又叩別了老父 便隻身往銅盆胡同而來 此時八爺公館裡上上下下 全都得着八爺的傳諭 知道今天不一會就來一位賬房先生 容到孝明走到門口 衆人早已迎了出來 引到客廳之後 讓坐獻茶 八爺聞信跑了出來 孝明連忙起身侍立 謝了栽培 八爺一死 拉他坐下 孝明既知道了八爺的脾氣 當然不敢十分的拂逆了 於是也坐在一邊 陪着八爺說了半天閑話 八爺叫人替他安排了臥室 自己又親去了一遍 方才回了內宅 吃過晚飯之後 八爺又走了來 同孝明算了一回賬 直到夜靜更深 才回內宅睡覺 從此孝明便在公館下榻 上下諸人 因他掌執財政 又同八爺說得進話 真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本事 誰敢不十二分恭維他 就是八爺最寵的姨太太碧蓮 還都要買他的賬呢 也是孝明官運出現 在馬公館待了不上半年 正值政局變化 內閣改組 財政總長魯老六 是馬八爺舊日同窗 八爺因要實踐前言 便把孝明薦給魯老六 在部裏挂了一個秘書上行走的頭銜 每月硬支三百元的乾薪 仍就住在

馬八爺公館裏算賬。孝明飲水思源，越發感激吳太太不置。彷彿粉身碎骨都難答報，於萬一似的。於是時常請吳太太聽戲，逛公園，吃番菜，看電影，到各熱鬧地址走走。就有一般眼光淺薄的人，因羨生妬，因妬生謠，造出許多蜚言來。說是幾時他們住在某某飯店，幾時他們住在某某旅館，說的有憑有據，如同親自眼見一般。鬧到合枕秋素日不和的人耳裏，更要有枝添葉，有葉添花，索性勾起小馬夫阿喜的事來。故意吹到中華銀行人們耳裏，於是吳枕秋這大龜協理四字的尊號，比用錫汗鑄在頭上，還要牢實百倍呢。崔桂爲保持自己飯盃，也曾訓斥他兒子幾次，無奈孝明心迷七竅，休講他老子的言語，恐怕大總統的命令，也難抵住吳太太的鴛聲一囀。崔桂勸他兒子不轉，便要自己辭去管家的職務，索性躲開吳家的門口，落一個眼不見心不煩。無奈主人枕秋，死也不放。姨太太璞仁更是笑話了，爽的對崔桂說：『不要把那事放在心上，無論他們稿到如何地步，主人萬不會降罪於你。你若直意要走走，恐怕倒要反美不美啊。』崔桂聽了這話，立時沒有主意。知道姨太太素日恤老憐窮，衛護下人，只可塌下心去，實心任事的報答主人。果真不把那事放在心上，那天文不羣的如夫人李氏同璞仁逛公園，遇着的那對男女，正是吳陳保貞女士同着小崔。原來璞仁屢次在外面遇見他們，這一天正是星期，璞仁打探准了他們的約會，是訂在公園，他便約李氏，也到公園看新聞。李氏不知底蘊，所以璞仁才請託着着。

社 會 小 說

找補了這一大篇話。李氏聽畢，已然笑得直不起腰來。璞仁又歎口氣說道：「我們枕秋在外面作事，從來忠厚待人，並沒有一些奸巧的地方。不料會討着這一個現世的女人，真還不如我們這出身不高的呢。我因為同你心投意和，猶如同胞親姊妹一般，才肯向你放放牢騷，出出怨氣。若是旁人在此，我決不開口說的。請你把這件事情，嚥在肚裏，再不要對別人說出一字。就是你們大人，都不要告訴他。因為文大人同枕秋時常見面，倘若當着大庭廣衆，一時口頭不慎，嘲笑枕秋幾句，那時傷了往日感情，反倒不美。」李氏笑着點頭答應。二人又談講了些閑話。李氏覺得時間不早，便要喊叫堂倌。璞仁連忙攔道：「我那裏已然告訴廚房預備好了。恐怕林杏君也已然去到，我們趕快吃了，好去聽戲。」李氏知道璞仁臨出門的時節，已然囑咐潘媽去請林秘書太太來吃飯聽戲，自己不再虛讓，便會過茶資小費，走了出來。兜了一個小圈子，二反一同回到吳宅。果然林杏君已竟等候多時了。吳文二人都道聲對不住。杏君說道：「今天潘媽請我去的時節，正遇着馬八姨太太也給我送一張包廂票。我有心要不到你這裏來了，又捨不得丟了這頓飯吃。莫若你把戲票送給別人，我們都坐在一個廂裏，豈不顯着熱鬧。」璞仁笑道：「那好極了。不過你還請別位生客沒有？」杏君答道：「除却你們二位，只有朱家三小姐，好在都是時常會面的朋友，可有甚麼拘泥的地方？」李氏笑着向璞仁說道：「我們爽的依了杏君，你把戲票轉送給新聞

他們豈不一舉兩得。璞仁瞪了一眼，並未答話，就拿了戲票，走到院中，向潘媽唧唧咕咕說了一陣，打發他去了。這裏杏君扯着李氏，一定追問新聞是誰，李氏方覺嘴快，堅不肯語。正在這個當空，璞仁進到房裡，疊聲催着開飯。方才岔開那話，少時飯畢，璞仁又命潘媽買了些水菓，放在車上，三人便奔第一舞臺而去。不料好戲聽了不幾齣，就突然出了一場禍，幾乎沒把三人的魂魄嚇丟在那裡。正是

才見新聞公園裏，又遇奇觀在舞臺，畢竟出了甚麼奇事，下文接演。

第五回 沈一官遇艷借油 馮二爸惜甥拚命

上文所述的朱三小姐，就是王雪珊的姪子，王墨森的未婚妻。三小姐的先世，是作洋行買辦的，擁着巨厚家私，徧徧三小姐的生父，最不務正，被他父親趕了出去。一去十八年，杳無信息。他祖父悔痛無及，也就一病而死，剩下三小姐母女二人。直到現在也不知他父親的生死下落。三小姐自幼嬌生慣養，生了十九歲，出落得畫上的美人一般。他吐親愛如活寶相似，無論大小事情，全都不敢駁了他的回。因為他一遇不合意的事情，就要哭得飲食不進，倒在牀上整天的不說一句話，非得遂了他的心意，方才能够掉過面孔，露出喜容來。否則你勸的口流白沫，也不會發生效力。所以上上下下都進了他一個尊號，叫他一聲三皇帝老子。當面却又都不敢惹他。

社 會 小 說

三小姐自入師範學校 新思潮充滿腦海 早已認定個人婚姻問題 是要個人擔負責任 旁人毫無絲毫干涉的自由 於是他的交際 就公開起來 好在三小姐的母親 整日際不離煙牀 不論他女兒同着甚麼朋友 來到家裏 他既不過問 也不招待 由着性在客廳裏去反 三小姐數十朋友之中 最要好的一個 就是王墨森 二人相交半年之久 便就訂了婚約 當日不通親命不待媒言 就偕手挽腕的 進了東方飯店 賃了一間洞房 就行了臨時結婚禮 那時墨森正是中華大學讀書 每日課畢 便同三小姐聚在一起 只是墨森依着叔父生活 經濟上難得由性 多虧三小姐並不計及於此 還時常補助於他 墨森感愧交加 時誦士爲知己死 女爲悅己容二語 不置 遂專心攻書 希圖畢業之後 做番大大事業 好度未來的甜蜜生活 那知上天不遂人願 墨森竟得咯血之症 三小姐忙延些醫生 給他診治 都說是肺火肝旺 不足爲慮 不料服了十多劑藥 不特病勢未減 反倒添上徹夜失眠 午後作燒 喘嗽懶倦 顏赤神昏 等等毛病 後來又請了一位名醫 據他診斷 確是虛癆 距離不治 只差毫分 若肯却虛靜心的保養 或者還有轉機 否則危險立至矣 當時立了方子 讓他且吃下看 倘不除掉一二樣毛病 就請另延高明 墨森聽了這話 果真是慌了 便到學校 向校務長請了一個月的病假 跑回家來養病 三小姐那廝 見墨森缺席多日 不知是甚麼緣故 便往學校通電 才知道他因病請假 多日未

去上課 三小姐便連連給他寫信 殷殷動問病況 不料墨森連一個字都沒有答覆 惹的三小姐發了脾氣 索性撇開墨森不睬 另外又結識了一個叫沈一官的 二人雖然交了不久 愛情之濃 却甚於朱王之時代 說起這沈一官 本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拆白 只因爲在天德報充當編輯 便打着小記者招牌 在外面討取便宜 少年婦女吃過他的墮苦者 不計其數 據他有一次同朋友說 他自從開知識以來 除却嫖妓不算 那良家閨女官門少婦 一生枝節敗落在我沈一官手裏 爲數總在一千上下 說畢 頗有得意之色 看官 莫信沈一官是吹牛皮 這話委實不假啊 第一他有一張伶俐的口齒 第二又有一副迷人的面孔 餘外還生長一個鐵鑄的心腸 凡是年齊婦女 自要被你看中 早晚必定受了他的圈套 沈一官獵艷的目的 以金錢爲前提 顏色居其次 所以一般受了他哄的人 到了節敗金盡的時候 沈一官就棄而不顧 視若路人 另覓有財的相知 相偎相倚的去了 沈一官既然重財不重情 他自己又有上述的三絕 所以他說被他敗壞的女人 數在一千上下 未必不是真話 好在朱三小姐手頭富足 二人的愛情 也因之而延長 這日林杏君請朱三小姐 到第一舞臺看戲 正趕上三小姐心裏懊惱的時節 因爲沈一官要自己辦一份小報 前些天他要三小姐借給他五百元 就算是資本 並且應允他 出版一個月後 定准歸還一半 三小姐此時正與他打得火熱 焉忍拂了他的面子 無奈手下一時不便沒有若

社 會 小 說

許現款 只得從左手無名指上 退下一支剛鑽戒指 交給一官 讓他拿去變賣作本
容到出版以後 千萬要買回一支來還我 一官接過戒指說道 這一点小東西 如
何能值的了五百元 三小姐撇着櫻桃小口說道 你快閉住嘴吧 仔細讓旁人聽見
笑掉大牙 沒處安去 這支戒指是我父親在香港的時候 用一千八百元 向一個美
國人手裏買來的 去年譚七小姐 要拿他一副翠鐲 和一對鑽石鉗子 來換我這支
戒指 我都沒有肯換 難道連五百元都不值了麼 你這種話 要在外面同朋友講
都讓人笑你沒見過局面 一官紅着臉說道 不是那樣講法 好歹你再湊幾個現錢
免得不够 我又得回來 這兩天報廳租房請客 正在忙的時候 我那有功夫來回瞎
跑 橫豎出版之後 我就如數還你 好親妹妹 你再給哥哥辦二百現的吧 三小姐
被他磨得心動 只得回身開開銀櫃 不留神被一官搶出一打 估計約有五百之數
一面笑着往外就跑 急得三小姐大聲喊道 你站住 我還有話講呢 一官站在院裏
問道何事 三小姐問道 你這一去 幾時才回來呢 一官揚着臉算道 今天十號
明天十一號 後天十二號出版 大後天十三號 我一准回來 請你下午預備下酒
席 給我賀喜吧 說畢匆匆而去 三小姐一天一天的 等到了十三號 從日落等到
堂燈 從堂燈等到子正 也不見一官回來 三小姐還以為他報館事忙呢 直等到金
鷄高唱 窗外發青 三小姐委實等不得了 方才氣憤憤的睡去 午後起牀 忙給天

社 會 小 說

德報通電找一官 館役回說 沈先生已有一個多星期 不到報館來了 又問他一官新近辦的報 是甚麼名目 館址在甚麼地方 館役回說不知 三小姐情知不妙 連忙挂上耳機 草草梳洗一回 便向各處探問 都無蹤跡 方才覺得吃了一官的騙 氣的三小姐回到家來 倒在牀上 哭了一天 不曾合眼 仔細算起 陸續贈給一官 已有三四千金之譜 不想會換出他這份心腸 真正是痴心女子負心漢啊 況且自己並不痛惜他浪費了的金錢 怎麼他會出此下策 想比是另有相好 拿着我這不動癢的錢 去討別人的歡喜去了 三小姐胡思亂想 正苦沒有地方 打探一官的下落 恰巧林杏君打發人來 請他去看夜戲 三小姐想起一官同杏君 素有來往 他許曉得一官近日的任處 也未可知 便強打精神 重複修飾一回 就來赴約 誰知到的過早 林杏君還沒有來自己同好廝頭 進去坐下 兩隻眼睛 吃力的向四面注視 希冀或者有一個沈一官的影子 映入眼簾 那知事與願違 大失所望 好容易盼的林杏君來了 偏偏又有文吳二人在坐 三小姐當着他們 又不好向林杏君開口 只好等散戲之後 約他到自己家裏去問 或者到他家裏 查看查看 林秘書出洋了 沈一官藏在林家 也未可知 三小姐主意決定 便奈着性兒看戲 那時臺上正是小翠花的打鋼刀 這齣戲是小手的絕作 在外間不很常演 又加之談諧白出 招的鬨堂大笑 鼓掌如雷 吵得三小姐頭暈眼花 好不耐煩 這戲下去 接着王又寫

社 會 小 說

台尙小雲全本四郎探母 台下屏氣斂息 悄然無聲 杏君同璞仁李氏 也都一志聽神的 聽那一段對口趕板 正在這個當口 忽然朱三小姐的禍事又到了 真真是禍不雙至禍不單行 楊延輝正唱站立宮門叫小番之際 杏君這問包廂裏 忽然一個魁形大漢 酒氣噴噴的闖了進來 劈頭就問誰是朱三小姐 三小姐心中有事 以爲是一官派人找他來的呢 不禁喜形於色 滿面春風的答道 我就是三小姐 沈一官先生在那裏等着呢 那人認准他是朱三小姐 不再答話 掄起七八寸長一二寸厚的巨靈大掌 說時遲 那時快 三小姐粉嫩嫩的面龐上 早已腫起五道香蕉般粗細的紅條 三小姐痛的禁不住 放聲哭了 當時場內秩序大亂 嚇得杏君等三個人 不知所以 也不敢伸手去攔 眼巴巴看着三小姐吃苦 那人依然不肯歇手 口裏還不乾不淨的亂罵 不一時彈壓戲場的軍警走到廂裏 喝止那人住手 可憐三小姐鬢髮蓬鬆 不潔自屈 臉青鼻腫 不染自紅 眼與鼻高 腮與耳平 哭的喉嚨 都啞的不能發聲 軍警問起毆打原由 那人滔滔不斷 侃侃而談 指手劃脚 咬牙切齒 像演說一般 高聲送到大家耳裏 惹得聽見這段話的人 無不捧腹大笑 稿得在場軍警 也都無法排解 看官 你道何事 原來那彪形大漢 叫馮二爸 是個清真回真 乃是王墨森的親娘舅 一向在某師裏充當團長 這次戰事結束 本師遣散 馮二爸回到北京 到了雪珊那裏 看得外甥病得骨瘦如柴 幾乎癯癯不起 不禁大吃一

明白 惹得諸人無不哈哈大笑 一般輕薄人 還有在旁說俏話的呢 三小姐雖然
 素日臉大 今日在大庭廣衆之下 被人揭出秘史 又復吃了辱打 當時羞的淚珠立
 斷 恨不能把頭鑽到懷裏才好 杏君等三人 同坐一間廂裏 也覺沒甚光彩 鬧得
 無話可說 依着軍警的意思 要把他們兩造帶區 那知朱三小姐情願白吃這一頓苦
 打 死也不肯挪動一步 軍警見吃虧一方面 情願息訟 況且打人的又是一位丘八
 太爺 樂得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便勸馮二爸速離此地 不要再擾亂本場秩序 致
 于不便 馮二爸此時惡氣已出 便向軍警道聲勢駕揚長去了 這裏二小姐鼻青臉腫
 髮亂衣污 也不願得等着向林杏君 打探情人沈一官消息了 就同杏君等三人告
 辭 那時探母已完 正是余叔岩八大錘斷背說書 大家都全神注在臺上 也就沒有
 向三小姐深讓 三小姐羞答答的走出廂外 三步兩步 跑到門口 僱好車子 往家
 奔來 可笑有一幫登徒好色兒 犧牲了一齣八大錘 却跟三小姐後面釘梢 無奈三
 小姐今天氣惱羞痛 齊湧心頭 那有閑心吊膀 那幫好色兒不識趣的跟了一程 知
 道今天沒興頭 也就退了那不死心的 直把三小姐送到門口 看了走進去 方才能
 休 三小姐走進自己房裏 將門閉好 一頭倒在牀上 比今天白日哭的還痛十倍
 自從那日 飲食不進 幾乎沒有同墨森走了一條道兒 正是

屋漏偏遭連夜雨 船破又遇頂頭風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回 文姨太公園中邪魔 吳老板旅館評俗貴

第一舞臺義務夜戲散場的時節 已然天光大亮 依着林杏君的意想 要到中央公園去 吸吸新鮮空氣 撲仁因爲睏的眼睛直要合攏 忙着回家睡覺 不肯再上公園 杏君又扯李氏同去 李氏到無不可 因爲此時回家 衆人尙未起牀 敲門打戶 未免驚動人家好夢 莫若到公園去玩玩 登時便點頭認可 撲仁獨自乘車而去 李氏便坐着杏君的汽車 往公園而來 書中暗表 此時正是涼秋九月 金風瑟瑟之時 他二人又是整夜未眠 精神疲倦 坐在車子裡面 還覺不出如何的冷 既至走進園裏來 禁不得就哆哆打起戰來 李氏穿着一身嗶嘰裙袂 早已打進風去 杏君是一件建絨長袍 究竟比李氏強些 此時園中已有人跡 多半是悲秋的文客 調噪的伶人 他二人走了一圈 便在路椅上坐下 杏君交際素廣 園中來往的人 差不多都同他點頭說話 李氏十分稀罕 便問杏君如何認識這些人 莫不都是林秘書的朋友麼 杏君一一告訴他 那個是唱小旦的某人 那個是唱老生的某人 又評論了半天 某人唱做如何之佳 某人相貌如何之美 李氏雖然身上發冷 聽了這番議論 也覺得津津有味 滿體生春 正在出神之際 忽然背地有人喊道 杏君你也來了 不由得嚇了一跳 二人忙得回身瞧看 只見一個男人 身穿一件禮服呢絨長袍 夾

驚 連忙向雪珊問起病由 雪珊夫婦都說是 念書用功過度所得 馮二爸把大腦袋搖得車輪一般說道 胡說八道 難爲你們長着眼珠 會看不出那孩子面色青白眼神煥散 顯而易見是虛癆 等我問問他自己去 說罷 便氣昂昂走到書房 連哄帶騙的 套那墨森的實話 墨森此時正悔恨三小姐害的自己近鬼道遠人道了呢 便不招舅舅生氣 把經過的事實 一五一十和盤托出 全都告訴舅舅 馮二爸登時大怒 有心要把墨森申飭一頓 又因爲正在病中 況且已知改過 所以心中不忍 只得勸他安心靜養 早早睡下 誰知墨森的病 是已入膏肓 無法望痊 調養好些多活幾日 調養不到 立時便完 這天同他舅舅多說了幾句話 未免傷了元氣 竟自躺在被裏 連聲響屁都未曾放 就撒手西歸 玉樓應召去了 容到次日大家知覺 早已涼了多時 雪珊夫婦頓足捶胸 哭的死去活來 馮二爸早就斷嗣 看待外甥如同親生一般 如今一死 痛苦摘心 哭得聲震屋瓦 等到裝殮完畢 馮二爸忽然想起了昨晚外甥的話 立時跑到書房 苦一搜尋 果然從牀邊檢出幾封信來 信打開一看 正是那勾魂妖精的催命符 馮二爸一聲不響 把信捲在懷裏 一直照上註的地点奔來 不時到了朱家門口 正想拍環叫門 忽然一陣心細 暗自想道 我若指名道姓的 要找朱家小姐 豈不空惹人家一頓臭罵 況且就是他本人出來 我也不認識啊 正在自悔冒失 忽然一陣心靈 想道何不如此 於是消了消氣 走

社 會 小 說

向前去 輕輕扣打門環 不一時走出一個女僕 問是找誰 馮二爸道 這裏是朱公館麼 那女僕開口答道 正是朱公館 你從那裏來的 要見我們太太呢還是要見小姐呢 馮二爸說道 我是絲綫胡同王公館的 我家小姐讓請你家三小姐去 說是有要緊話談 馬上就去才好 那女僕揚頭想想 忽然向馮二爸低聲笑道 你是不是王墨森王少爺那裏的 我們小姐正想他得死呢 今天還哭了半天了呢 偏巧林秘書太太請在第一舞臺看戲 將才去了不久 你爽性到第一舞臺包廂裏找他去吧 馮二爸聽那妖精沒有在家 再沒話答 抹頭就走 那女僕也關門進去 不提 單說馮二爸沒遇到朱三小姐 心中惡氣不出 信步到了前門大街 忽然聞見一陣肉香 方才想起自己還餓着肚呢 便進了一條龍飯舖 喝了兩壺酒 吃了一点蒸食 覺得一些味道也沒有 摺下箸子 付過了錢 晃悠悠出了飯舖 一直往南 只見路上的車馬 擁擠不動 全都是奔第一舞臺而去 馮二爸又把那事 湧上心頭 遂也奔往第一舞臺來 進到園裏 便向看座位的茶役 打聽林秘書太太的包廂 是在那一號間 也是台該有事 偏偏正打聽到杏君那廂前面 那茶役指給他號數 他便踏着大步 走了過來 朱三小姐那知禍及眉睫 將一自己承認 馮二爸就蒲扇大的巴掌 打了下去 請想他那丘八的手掌 三小姐摺得出水來的面皮 如何能够經受的 仕打得他糊裏糊塗 莫明其妙 放聲大哭起來 及至馮二爸把打人的理由 對衆宣述

書房屋裡 又復倒頭睡下 從此李氏時犯時愈 好的時節却與平人無異 犯出來的時節 持刀動杖就同瘋子一般 百方延醫迄無效驗 鬧得不羣無精打彩 只好日日同着立基 到各處去舒散煩惱 這日早飯之後 李氏要到璞仁家去看看 下羣恐怕他在半路途中出醜 便攔阻不要他去 不料他果又發起病來 幸虧不羣閃躲得快 險些吃他將臉抓破 只見他連哭帶罵 口口聲聲 非要燒衙門不可 又要找姓王的拚命 不羣見他瘋說胡鬧 心煩不過 堵氣出了家門 信步向宣武大街走來 忽聽背後有人 連叫不羣不羣 回身一看 乃是一位老友 從先在邊防四師作參謀長的史籍書 二人彼此施禮 籍書說道 自從琉璃河退了回來 一向不見你的面 上月王將軍在蘆英番菜館請客 還打聽你呢 你近來搬在那裏住 怎麼舊朋友家 都不走動了 我還以為你回南了呢 不羣告訴他現在住址 又問他近狀何似 籍書答道 我現在跑到參謀部比窮去了 說着便拉不羣找個地方談談 二人進了茶館 堂倌泡了香茶 二人談了些舊事 籍書方知不羣現在仍然賦閒 便說道 你也太好安閒了 怪不得老師說 你是淡於名利的一份子呢 現在東省擴充武備 我們舊日朋友 差不多都投去了 至不濟也有個諮議當當 兩帥還是很器重我們這一幫人 我因為在參謀部窮的要死 正要託王將軍寫封信 到東省去尋個事做 省得在京裏甘等窮死 你既然也賦着閒 我們何不一同去呢 不羣一聽 倒也樂意 便約籍書到

社 會 小 說

家裏來 再細細磋商一下 籍書點頭答應 不羣付過茶資 二人出了茶館 尋妥二乘車子 就回絲綫胡同而來 將到門口 籍書就問不羣 這房是賃的是買的 不羣答道 是今年新買的 籍書大叫說道 豈有此理 這是一所驢房 說着進到客廳 便把部裏同事吳可爲之妾吞金 可爲全家潛逃的那回事 說了一遍 不羣當時大悟 怪不得王雪珊肯其廉價出售呢 遂又把李氏近日發病情形 對籍書說了一遍 籍書連道 趕快搬家才是 吳可爲這回事 我雖沒有赶上 然而部裏的人 那個不知這類迷信的事情 雖是無稽之談 究竟寧信其有 莫信其無 反正遠而避之就是了 不羣聽罷 毛骨悚然 當時使同籍書商妥 決定一同東去 家眷次日送回南邊 籍書又說了一些閑話 便約定部務交割清楚之後 就來知會同行 不羣連連答應 籍書告辭 次日不羣便乾綱獨斷 命李氏阿鴻隨着老陳都回原籍 又把老蕭辭退 容到李氏諸人走後 不羣才對立基說明原委 立基也深以不羣此舉爲是 一賓一主收拾了幾日 把傢俱物件 存放起來 陸軍部一份諮議的乾薪 同身下這所房子 也託交知友代爲經營 諸事安排妥協 便會着史籍書 齊往東來 至於文不羣到的是奉吉黑那一處 以至作了何事 李氏回南病體是否痊愈 二集俱有詳文交代 此時不便多述 且說林杏君隨着吳吉平 回到第一賓館 跟包的看見老板回來了 忙的接過了大衣 開開了房間 杏君因爲神困體乏 也不願再講客氣 進到房裏

着一件嘩嘩綢裏大衣，頭上一頂毡帽壓到眉端，臉上微微敷着一層白霜。李氏看着有些面熟，只聽杏君向他說道：「你將從舞臺來麼？今天的戰馬超，真真不錯。大概受了辛苦了。」只見那人點頭微笑，又把灼灼目光向李氏渾身上下打來，看得李氏不好意思，低下頭去。方才想起是將才唱戲明關，扮馬超的武生吳吉平，不由得暗叫了一聲怪事。怎麼杏君又同他這樣親近呢？又聽那吳吉平說道：「你們站在這裏受清風，也不怕着涼害病。何不到我棧房裏邊坐坐去呢？」杏君笑着答道：「我們正覺得冷呢。那敢情是好極了。」說着便扯李氏同往。李氏連忙奪臂堅辭，杏君也知他尙未開竅，不便相強。於是道聲對不起，改日再會，就同着那個吳吉平肩靠肩，嘻嘻笑笑的去。李氏看着他們去遠，自己也出了園門，雇車回家，進了絲綫胡同，只見僕人老陳正在門前打掃。李氏一聲不響，給了車資，就奔上房走來，看見不羣合衣而臥，呼呼大睡，身上只蓋着一條絨毯。李氏輕輕的卸去衣飾，又給不羣加了一條棉被，自己也倒在旁邊睡下。那知耗神過度，反倒精神起來，兩支困眼索性合不牢實，心中彷彿萬馬澎湃走水一般，亂事雜集，湧上心頭，急得他牀上翻來覆去，不知擺忙了多少時間。方才昏昏沉沉的不醒人事了。那不羣昨晚等了李氏一夜，直到天明，方才合衣睡去。一覺醒來，只見李氏已然睡在身旁，見他兩頰燒得火赤，被子登在脚下，全身吹在外面，情知是昨夜衣服單薄，受了寒了，便坐了起來。正要

肚 會 小 說

給他遮嚴被子 忽見他雙手一甩 掉過頭去 烏烏的哭了起來 不羣驚疑 不知何故 連忙將他扶起 問道因為何事傷心 李氏坐了起來 只是緊閉雙目 哭得一聲不語 不羣忙把阿鴻喊了過來 讓他上牀去扶着 自己登鞋下地 老蕭也聽見聲息 以為是老爺同太太吵嘴呢 便也走了過來解勸 那知李氏睜開眼睛 看見老蕭 便放聲大哭道 娘啊 你女兒死的太苦情了啊 說罷 便一身撲倒老蕭的懷裏 委委屈屈的 聽不清他都講些甚麼 老蕭嚇的不知所以 阿鴻說道 看這光景 大概許是蕭媽的死女兒 附在太太身上了 老蕭搖著頭說道 那才是沒有的事呢 我嫁到蕭家三十年 到守了二十八年的孀 慢說生養 連小喜都沒有見過 那裏來得女兒呢 看這樣子 太太大概許是遇了邪了 不羣喝道 不要滿口歪說 我生了四十年 從來不信那些邪魔外道 他這分明是因為着了涼 發燒說謊語呢 那裏來的甚麼邪 說着便走出去 喊起立基 趕快去請醫生 這裡阿鴻老蕭抱着他在牀上 東滾西爬 滿口胡言亂語 非要下地找刀殺死姓王的不可 嚇的阿鴻老蕭兩個死力摟住 不敢放手 好容易盼得醫生來了 診過雙脈 皺着眉頭說道 脈象閉塞 測不出是何病症 實在不敢下藥 道聲才疏學淺 另請高明 連方子也沒有立 診金也不接 就匆匆忙忙走去了 不羣嚇得沒有主張 只得依了老蕭的媽媽大全 聽他鬼鬼祟祟的禱告了半天 果然安靜了好些 不羣長歎口氣 把鋪蓋叫阿鴻搬

社 會 小 說

一頭就躺在牀上。吳吉平摘帽子，脫去長袍，坐在沙發椅上，向杏君問道：「將才同你在一起的那人是誰？」杏君說道：「是文旅長的姨太太。」吳吉平笑道：「諒情也不是個好雛兒。」前兩個星期，我上三慶園找朋友去，臺上正是小徐弟兄兩個的虹霓關，我就看見他。同小徐打無線電，今天看見我，倒要充起假猩猩來了。這是何苦來呢？」杏君坐起來說道：「你那張嘴上，要積些德，不要信口開合。無論誰家女人，你一說起來，總都沒有一個值錢的。難道尊貴的，全生在你們家裏麼？」吳吉平笑道：「那是自然。男女是一個道理，你看那荒唐男人，遇見縹緲女人，你讓他叫祖，嗑響頭，他都樂意。那荒唐女人遇見縹緲男人，也是一樣。放着寬牀大被，他不肯睡，偏作賊似的，提心吊胆。同小白臉在一處廝混，遇巧了，還要吞聲忍氣的挨罵貼錢。豈不是男女是一個理麼？」杏君說道：「照你這樣講法，簡直世界上沒有值錢的人了。」吳吉平笑道：「若論值錢的人，還要屬我們梨園行。」杏君聽見，便站起，捂住他的嘴說道：「不要講了罷。你們臭戲子吹甚麼牛皮呢。」吳吉平一面躲開他手，一面整着臉說道：「莫吵，莫吵。你聽我講的不對時節，再吵不遲。」杏君走向原位，只聽吳吉平說道：「從前的戲子，人都叫他司坊像姑，自己也要自稱優人，所以大家都把戲子看得同妓女一般下賤，不想近二年的戲子，行市却長起來了。個個都挂上藝員大王的頭銜，每月萬八千的掙包銀，各部總次長，全都呼兄喚弟的來往。姨太太小姐們也

社 會 小 說

都蒼蠅吃蜜似的趨奉着。請你想想，我們梨園界的人，是不是值了錢。杏君聽見他連說代比，笑的腰都直不起來。頻呼缺德不止。吳吉平笑道：笑話講完了，該正經的罷。午後園子裏還有戲呢。我得先歇息一會。你何不也躺好養養精神呢。杏君點頭答應。好在都是不拘形跡的人，倒在牀上，就都朦朧睡去。直到催角色的到來，請吳吉平二人方才起牀。杏君叫了一個梳頭的，隨便挽個愛斯髻，盥漱已畢，就在這裡用過早飯。隨着吳吉平一同上中和園來。吳吉平自往後臺而去。杏君便上樓，選着，一個得聽得看的座位。看座位的女婆，送過紙烟瓜子。杏君一面吸烟吃瓜子，一面四下張看。忽見正西廂裏坐着一對男女，不由呀了一聲。幾乎沒有把瓜子盤子碰掉樓下去。原來那對男女，正是崔孝明同吳陳休貞女士。他們二人，昨日也到舞臺去了。也是一夜未歸。今天同到這裏看戲來。昨日在第一舞臺，他們坐位任後，所以杏君三人，都沒有看見。朱三小姐被打的時節，他們却望得清清楚楚。所以崔孝明也把林文朱三人，認得明明白白。至於林杏君方面，並不曉得吳太太有如此豪興。更不知那小崔姓甚名誰。平日見吳太太永是板着面孔，擺着正夫人的架子。林杏君以爲邪不能侵正，所以不敢同他十分聯絡。今天忽見他同着一個漂漂亮亮的美男子，親親密密坐在一門廂裏，儼如伉儷一般。叫他怎不吃驚。當時台上正是吳吉平的神亭嶺上場。不便擾他二人的清興。心想容到散戲以後，再同他們會在一起不

遲 遂把自己的目光 又移到台上 正是

本欲平分春色 誰知掀起風波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回 激將計妾捉妻姦 聞噩耗主殉奴生

那吳陳保貞女士 因為翟孝明官運亨通 交際日廣 深恐怕他眼光增高 變了心田 在外邊另結交下相知 犧牲了自己 所以竭力盡心的同他要好 今日請他看戲 明日請他吃飯 所為是人近則心不遠 還怕他心猶未足 遂想給他介紹一個比自己 路微年輕一点的朋友 好籠絡住他不至生了外心 吳太太主意已定 只是何未物色 出人來 有心要去順說璞仁 仿那娥皇女英姊妹事一的故事 又恐怕白吃他一頓苦 罵 豈不自討沒趣 這一天璞仁送給他兩張戲票 他便約了小翟去看 那時小翟看見璞仁等坐在前邊 心中好不自在 深恐他走過來 興動問罪之師 當時便要避去 吳太太知道他的意思 遂告訴他不要瞎慌 今天的戲票 還是姨太太送的呢 難道他還管我們的事麼 小翟聽了 方才放心坐下 只是呆呆的向那廂裏注目 朱三小姐挨打的時節 小翟不住替三小姐心痛 恨不得過去打那大漢一頓 好給那三小姐出氣 既至聽了那大漢的一遍演說 小翟才吐吐舌頭 縮下脖子 不想打不平了 散戲已後 吳太太因為天已將明 便領他住在一家飯店裏面 次日二人又到中和

回來 可巧又遇見了艾杏君 他既驚羨崔孝明之美貌 復景慕吳太太之艷福 容到宴散戲的時節 便不揣冒昧的 走了過來 學那毛遂自薦 吳太太正在挂榜招賢之際 杏君應徵而來 所以這個問題 不費吹灰之力 竟自迎刃而解 杏君大喜過望 等到散戲之後 就把崔吳二位 一全讓到第一賓館來 好在林杏君是人熟地靈 崔孝明全與太太倒覺得不好意思 三人進到吳吉平房裡 杏君又替他們引進了一回 片刻之間 大家都已厮熟 便隨便說笑起來 從此吳吉平這間包房 就做了崔吳林三人的臨時俱樂部 無論吳吉平在與不在 他三人可以隨便往來 好在吳吉平只注重在金錢方面 自無問題發生 旅館是講本圖利 拿房間牀舖換錢 更不干涉這些閑事了 他三人朝朝宴樂 暮暮歡娛 以為溫柔鄉安樂窩 不過如是 不料房中談密語 牆外有聽人 吳吉平這房間 隔壁住著一個南邊姑娘 叫做花如玉 正是大爺協理吳枕秋先生的貴相知 你道是段冤孽不是 可憐他們還卿卿我我 佞倚做樂 那曉得禍生旦夕 事敗在即呢 此誠所謂樂極生悲 單表枕秋 一日因為是銀行結賬之期 事情未免忙些 散值以後 便一人獨往韓家潭龍鳳院走來 那花如玉恰巧將從第一賓館小房子裏回來 迎着枕秋進到房中 濃濃的米湯灌了一陣 把枕秋一日的辛苦 早給吹到瓜窪國裡去了 花如玉見枕秋穿著一件藍花緞面的寒羊袍子 便央求代自己也做一件 馬上就要枕秋同他到瑞蚨祥去撕材料 看皮子 枕秋說

道 我今天委實吃不起累了 三日之內 一定給你做好送來就是 花如玉說道 一切尺寸 就按着上次做衣服的单子 只是做好之後 不要拿到這裏來 你親身給我送到小房子裏去罷 枕秋還未答言 忽然娘姨在旁說道 吳大人做好了衣服 還是給我小姐 帶到班子裏來罷 千萬不要到小房子那邊去 花如玉想起那事 不由的也笑著稱是 枕秋見他二人 一問一答的情形 心疑他小房子裡 必是藏着要好的客人呢 便一定要問不讓送去的原故 花如玉笑着說道 你不要胡猜亂想 因爲第一賓館裏 住著你的朋友呢 所以我不送你去 枕秋更不解所謂 看官 大凡做妓女的 都最喜歡破壞客人的家庭感情 平白無中還要生有 何況這確而又確的事情呢 此時花如玉正在要向枕秋下斧頭之際 焉肯把那件新聞悶在肚子裏面 遂把伶人吳吉平那間房裏的歷史 一五一十的一字不瞞 全都對着枕秋 低頭巧語的說了出來 當時氣得枕秋 坐在椅上 比那朱三小姐在舞台被打以後 還加十二分的難堪 立刻不發一言 拂袖而去 娘姨深怨花如玉多嘴多舌 得罪了吳大人 花如玉笑道 不妨事的 他萬不會同我絕裂 並且不出三日 那寒羊袍子還准送來 我們何不看一回笑話 樂得平開開心呢 果然花如玉料事如神 吳枕秋如期把寒羊袍子送到 並且報効的 更加殷勤 後來還把花如玉接出班子來 納爲小星 此時不便預表 且說吳枕秋出了龍鳳院 氣昂昂回到家來 此時璞仁正在燈下念書 忽見枕

肚 會 小 說

秋進了房來 一聲不響 坐在椅上發呆作楞 知道他定是和人致氣了 不由的合上書本 立起身來 問他是同誰吵嘴 枕秋見問 便先長出了一口氣 照着花如玉的話 全都告訴了璞仁 只是瞞起花如玉 推說是自己到第一賓館訪友 親自眼見來的 璞仁見枕秋說話時那種神氣 令人又是可憐 又是可恨 便強笑着說道 你既然親自眼見 何不直去堵住他們 人賊并獲 豈不爽爽快 何苦回家來訴冤似的 說給我聽 豈不多此一舉 難道我能替你捉姦去麼 枕秋吃答道 這正是一個極難問題 第一賓館住着不少銀行界的人 那個不認識我吳枕秋 倘若我登堂入室的 去捉我自己老婆的姦 我是死也不能做的 雖然那淫婦破出面孔 不以爲羞 我焉能跌得起這個大筋斗 還是請你費神 替我代勞罷 璞仁搖頭說道 這樣大事 你老人家另請高明 我是幹不來的 況且捉姦一事 我沒有那樣權力 既然你怕丟面皮 爽性吃了這個暗虧 由着他們鬧去 橫豈沒有人 敢當面叫你大龜啊 枕秋聽見這話 分外刺心 如同一瓶米醋 合上鏝水 潑在肚子裏一般 立刻又酸又燒 便不暇思索 衝口而出道 你不敢去 必有短處在人家手裏 何苦坐在家裏說風涼話呢 璞仁一聽此語 立刻氣得粉面發紅 把那蛾眉杏眼 瞪起一對來 豎起一對來 很很的說道 你不要用話傷我 爽性我給你捉回了他們來 倒看你怎樣的處治法 說罷 就連衣服都不顧得換 跳出門外 坐著枕秋的汽車 直奔第一賓館

捉姦去了。此時枕秋坐在房裏，氣已息了一半。深自後悔，言出孟浪，激得璞仁氣惱，走去。又想起他們那裏人多，璞仁一人勢孤，倘若真個吵了起來，璞仁豈不甘吃其虧？想到這際，不覺又怕起來了。暗想自己老婆，做出醜事，多虧璞仁一片勇氣，前往代替自己拔氣，倘或吃了他們的暗算，自己那裏對得住他？因此越想越悔，方才不該用話激他。枕秋直等到鐘敲了二，夜靜聲稀，差不多璞仁去了，已有五個小時，還未見他回來。枕秋想著有些不妙，急得在房裏擦拳搓掌，滿屋亂轉，却想不出挽救之策。幸喜又待了不大功夫，璞仁安然回來，走進房中，朝着枕秋說道：「此去幸不辱命，令夫人少刻使到，少時却要看你的手段咧。」枕秋吐舌說道：「我的娘娘，你爲甚麼去了這久？我恐怕你上了他們的套，急得我頭上的汗，還沒有乾呢。」璞仁抬頭一看，果見他頭上熱汗尚流，並且兩包眼淚，還在眼眶子裏打轉呢。不覺好笑，便向他答道：「我不會吃了苦的，請你放心罷。」秋便問此次成績如何，果然把他們都堵上了麼？看官，看到此處，也必定急欲洞悉前情，莫慌，莫慌，且等著者慢慢述講。且說林吳崔，自從三角聯盟以後，真個是宴會無虛日，歡樂鮮寧夕，把這第一賓館，視爲天仙福地。璞仁爭氣捉姦之時，他們已然好夢三轉了。吳吉平却歇在妍頭花如玉的房裏，原來璞仁氣昂昂出門上了汽車，行了數伍，他的勇氣就打退了一半。有心回去，又怕吃枕秋的耻笑，不由暗暗思忖道：「那吳吉平是一個唱武生的。」

魁 會 小 說

手脚上一定矯健 我一個人到他房去吵 倘若他施展起打武戲的本領來 我如何是他的對手 不禁自己又悔又怕 正在為難之際 忽想起文不群的姨太太李氏 心說我何不約他做個幫手 雖然他無能為 替自己壯壯膽量也是好的 主意已定遂命汽車夫向絲綫胡同開來 誰知到了門前 只見兩扇門牢牢緊閉 牆上貼著此房招租的帖兒 心中不由的一陣納悶 以為不群他們搬移了 我們那裏為什麼不知道信息呢

璞仁正在車裏發愣 忽見文家西鄰 呀的一聲開了街門 有一女人端著油燈 正往門外送客 璞仁忙的跳下車來 走向前去道聲驚動 便打聽文宅遷移到什麼地址 那女人一一答覆 方才知道文太太是月前因病回南 文老爺是前十天出外謀事去了 璞仁聽罷非常納罕 立在當道 呆了半天 無可奈何的上了車子 獨往第一賓館而來 片刻到了門前 由不得心口又怦怦亂跳 自言自語的說道 吳璞仁 吳璞仁 你既來到這裏 難道不見個水落石出 真真假假 就空著手回去麼 反正是既來之 則安之了 想到此際 不由精神一振 遂跳下車子 直身走入 找著茶房 便問吳吉平的房間是多少號那茶房錯疑璞仁也是林杏君一流 迷瞞著兩隻狗眼 聳著肩頭說道吳 老板今天不在家 大概住在旁處了 却有一個崔先生在他房裏 你可要見他麼 璞仁喜道 我正是娶會他 你快告訴我房間的號數 茶房笑道 由此上樓 第八號房間就是 估量著此時 他已睡下了 你自己上樓推門進去罷 茶房

還未說完 就聽客房裏疊聲喊人 他使一邊答應 一邊飛跑著去了 璞仁聽明房號 并未答言 就登登的上了樓 走到八號房前 止步竊聽 偏巧林崔吳三人 今日大意 房門未曾下鎖 璞仁輕輕推了一把 便就開了 躡步走了進去 復又返身把門掩上 低頭一看 牀頭一雙粉緞綉襪 認准是吳太太的無疑 於是放大胆量 向前猛的一把掀開帳子 誰知不掀則可 這一掀幾乎把璞仁羞得頭紅面章第十五 也幾乎把崔孝明嚇得丟魂喪魄章第十八 林杏君緊閉雙目 掉過臉去 假裝呼呼的睡著 小崔也用被子將頭嚴嚴蒙上 大小便一齊不由自主的 全洩在一條簇新絨毯上 究竟是吳太太老到 整著面孔 坐起身形 把小衣服披在肩上 便問璞仁找到這裡來 有甚麼要緊的事 此時璞仁面紅耳漲 反倒回答不出 遲了許久方才說了一句 枕秋讓我請你回去講話 吳太太冷笑著說道 我在家的時節 凡事都不問我 今天却又有話講咧 你且先行一步 我馬上就回去的 璞仁因為這房裏 香艷之中 夾著一種臊臭氣味 鑽入鼻孔 頭昏目眩 令人作嘔 巴不得早離開這裏一步 當時答應一聲 抹頭往出跑去 又聽吳太太在房裏說道 你把汽車給我留下 你自己雇車家去吧 璞仁連走代應 出了旅館 告訴汽車夫等候太太 自己雇了一輛皮車 講妥地址價值 坐了上去 方才覺得心安神定 此時已然路靜人稀 馬路上風吹徹骨 璞仁坐在車上 返想將才情形 不儘又後怕起來 心想看那樣子 吳吉平

社 會 小 說

是沒有在旅館裏 真是天大之幸啊 倘若那時姓吳的在家 講不的還要同我動手呢 想到此際 就似吳吉平從後面追趕下來一般 心中復又突突的跳個不住 連雇車子加緊快跑 車夫答應一聲 就顛顛的跑了起來 誰知不及數伍 仍又恢復慢步的原狀 璞仁心急如火 應計車夫多給他加錢 誰知那車夫倒是個視金錢如土芥的 無論你如何應許他加錢 他始終用那快慢連環的法子邁步 急的璞仁望他臉上一看 不禁自己暗罵倒運不置 原來自己雇車的時候 不曾留神 却喊了一個年將古稀 骨瘦如柴的老病鬼 無怪他舉步維艱了 璞仁反倒不忍催他快走了 那車夫還以為璞仁因為路靜害怕 才催我快走呢 便喘吁吁 慢調斯理的追述他壯年豪舉 以為璞仁破悶助膽 氣得璞仁怒也不是 惱也不是 有心要另換個車子 怎奈這條路上 除却抱著鎗打瞌睡的警察之外 再無旁人了 只得奈下性子 聽他走去 好容易盼到了馬市胡同 不由的念了一聲活佛 可到了家了 下了車子 如數的給了車資 走到房裏 看見枕衾那個鬼樣 爽性把怕也忘了 便坐仕椅子 把將才到第一賓館去捉姦的情形 說了一過 只把自己找文不群的姨太太做幫手的話 瞞起不提 惟恐枕秋耻笑自己胆小 這乃是璞仁爭強好勝之處 枕秋聽罷 氣得發昏倒仰 第二十一 繼而聽說吳太太馬上就要回來 又頓覺蹀躞不安起來 立刻要躲將出去 璞仁一把搶過他的馬掛帽子 厲聲說道 我已然把你們太太請回來了 若不辦個

是是非非清清楚楚 你休想邁出門檻一步 說着便把枕秋推坐在椅上 枕秋見姨太太動了真氣 又想起將才激他的時節 那敢再還一言 只可順情順理的坐在椅子上等候夫人駕到 好辦交涉 璞仁猶不放心 死釘在枕秋旁邊監視 此話慢題 再說第一寶館裏吳太太 自璞仁去後 便穿好小衣服 掀開被子 俯身喊叫小翟 林杏君也睜開了一雙水汪汪的杏目 誰知崔孝明大被蒙頭 毫不響動 氣得吳太太使勁扯開他的被子 見他二目上翻 身直氣閉 下身屎尿瑣瑣 已然污了一片 這一驚非比將才 吳太太忙的把他抱在懷裏 連珠似的喚叫 杏君便忙著穿衣下牀 不顧登鞋就跑去打花如玉的房門 說起更是笑話 吳吉平全如玉睡下之後 如玉便把白日對枕秋的話 學說給吳吉平聽 吳吉平正在抱怨如玉不該多嘴 忽聽隔壁那房裏有人說話 側耳細聽 正是吳家來的人 二人忙味的一聲 把電燈熄滅 鑽進被裏不敢出氣 待了不久 這房門外又有人緊連着敲打 如玉還以為吳家的人 找吳吉平來不答應的呢 嚇的面如土色 在牀上口中暗禱 高麗王觀世音救苦救難 金剛大菩薩 此時門外敲打愈急 吳吉平情知禍到臨頭 怕也枉然 挺起身形 登鞋下牀 抓着一根手杖 隔門厲聲問誰 聽了許久 方才覺得哆哆嗦嗦是杏君聲音 問明情由 二人忙的開門走了進去 果見孝明目垂頭低 口涎流出尺餘 用手摸摸他的身上 差不多就算沒有熱氣了 花如玉把吳吉平扯在一旁 低聲說道 看這

光景 只恐是不中用了 從先我有一個客人 得過這路的病 聽說是由於氣虛身弱 所致 大小便不洩了出來 還能百裏生一 你還不想個法子請走他們 難道等他死 在你的房裏麼 一語提醒了吳吉平 連忙叫了跟包的來 讓他趕緊去喊輛汽車 又 催着杏君收拾收拾 送他回去 吳太太把小崔放倒牀上 自己走下地來說道 我本 打算送他回去 無奈將才我家的催命鬼來了 我得趕快回去 免得再有人來 說着 便穿好衣服 用手理理鬢髮 就匆匆回家而去 不表林崔花與四人 單說吳太太出 了第一賓館 一言不響 坐上汽車 司機搬動機關直回家來 吳太太到在自己房中 方才驚駭略定 又覺羞愧叢生 有心要把枕秋請到自己房裏來 明知那個小老婆 一定不放 想了半天 爽性倒身睡下 等他找來 再打主意 不料吳太太惟恐枕秋 過來 枕秋那裏也惟恐吳太太過去 兩下對怕 一夜無言 吳太太一覺醒來 已然 紅日滿窓 只見心復丫環小紅 蹣手蹣腳的在牀前打轉 吳太太驚問何事 小紅低 聲說道 將才林太太打電話來 說是那件事情 已然辦不成了 吳太太一聞此語 知道小崔小命已完 猶如頭上澆下冷水盆一般 趕緊又問崔桂那裏去了 小紅答道 今天一早他家中送了信來 說是他兒子暴病死了 他就哭哭啼啼的到西院去 跟 老爺請假 那時老爺將才睡着 姨太太賞給他五十塊錢 讓他回家辦喪去了 吳太 太聽罷 默無一言 待了一會 便把小紅支了出去 自己良心 油然而生 覺得生

越毫無 遂立在床上 把一根絲綫裙帶拴在床柱上面 用手按按十分牢實 便把那
迷人害己的面龐兒 套在裏面 頓時覺得頭大如負重 足輕若踏空 正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

吳太太生死若何 看官容我自由一會才肯明述

第八回 發土財嫌妻置嬌妾 設活局貪利嫁蠢牛

看官 那根絲帶 送不得吳太太終的 因為二集水流音裏 有許多熱鬧節目 都要
藉重吳太太 做個主飾角色 此時若是聽他三寸氣斷 著者豈不慌了手脚 不過他
還濫唱自由戀愛的人 著者惡之直欲其死 莫若在床上多吊他一會 不去解救他
好讓著者殺殺胸中怨氣 容到二集用他的時節 再請他回生上場 如今先述說一位
拉絳手 就是在首二回中 官諱老二的王先生 想看官與他許久不會 定必樂知其
近況也 且說王老二家中 只是夫妻二人 膝下一無所有 平日倚着老二拉絳為活
往往饕餮不給 有時他老婆 也出去給人家收生接喜 拾些零錢 添補著糊口
只因既未在警廳考准 手術又不高妙 本書第一回李氏臨盆 便是他出的馬 居心
之狠 挾術之劣 久在看官心目之中 勿庸著者代為吹噓介紹 所以他的願主 極
其寥寥 後來王老二於拉絳之暇 又做些販賣鴉片的營業 倒也獲點微利 文不群
置產之時 王老二得了六七百元的中費 夫婦二人喜之不盡 恰巧那時熱河一帶

說 小 實 魁

藉口軍餉無著 鴉片弛禁 王老二有個中表弟兄 在義軍裏做事 時常帶些煙土進京來銷售 王老二索性也拋棄了拉繮行檔 拿出五百元做爲資本 專門做黑土生意 委他表弟在熱河經理 他本人在北京包銷 趕上那年京中正缺土貨 王老二正走紅運 運來的貨 隨到隨銷 大有供不應求之勢 不上半年 竟自賺了十幾倍的利息 說來倒也驚人 王老二從此目空一切 臭狂不可言狀 好像梁財神熊鳳凰 都沒有他闊 只有美國煤油大王 尙堪與他併肩比富 一般目光如豆的小官僚 真同他呼兄喚弟的 王老二大肆連絡 俱樂部 聯歡社 也時常走走 也是他財運一顯 萬夫難擋 進了賭場 不消三五方牌九 竟自贏了三四萬元 抱著洋錢回家 立刻置房買地 裝起偉人來 他的老婆 抽空便勸他道 想當初我們是何等出身 畢竟老天不負善心人 賜給這若大家業 我勸你收了那驚心的行檔罷 橫豈不愁衣食了 王老二聽完他老婆的話 把頭搖得風車似的 說道 你一個婦道人家 豈得甚麼 古時聖人老爺子說過一句 有土自有財 千百年後 應在我身上了 想當初拉繮的時節 是土木之士 如今又是煙土之士 我豈不是有土自有財麼 現在不過積聚下三五萬塊錢 你就想忍了 可見你還沒有去掉那貧婆子氣 說的他老婆一言不發 低著頭走出去了 又過了不多日 王老二到一家議員宅裏送貨 回來在路上 遇見兩個朋友 一同到了南八埠 打了幾家茶園 直到夜靜更深 方才轉回家來

社 會 小 說

那時他老婆業自脫衣睡覺 自有下人伺候茶水 王老二坐了一會 便也走進裏屋 想要上牀來睡 猛的一見自己的女人 一縷黃絲 滿口黃板 八字式仰在牀上 呼聲雅似牛吼 并且連環砲似的屁 不住接三連四的放 奇臭薰人欲到 王老二由不得惱上心頭 恨不得一脚把他踢上天去 站在床前咬牙切齒的 看了半天 便又走到外間 坐以待旦 好容易盼到天光將明 他就出離家門 奔李三奶奶處而來 提起這李三奶奶 乃是京都著名的燬人爐 即俗所謂半掩門是也 他的業務 專門替人拉皮條 敗壞青年子女的名節 所以一般莘莘學子翻翻少年 全都趨之若鶩 課畢公餘 都以李三奶奶家 爲陶情怡性之所 王老二全他本是烟土主顧 交易已非一日 這早王老二跑了去 李三奶奶將散牌局 還沒睡呢 便問王老二 這早是由那裏來 王老二答道 我心裏有事 鬧的一夜未睡 所以特來求你 替我幫幫忙 李三奶奶問道何事 王老二說 求你趕快替我物色一個良家女子 我已決定要納妾了 無論身價多少 概不爭論 自要人好就成 李三奶奶笑道 你大清早晨 冒冒失失的跑來 我以爲是甚麼要緊事呢 你從先不是說過麼 你們一夫一妻 和和美美的過日子 再也不想自己沒罪找枷扛 怎麼今日又想起討姨太太來咧 王老二歎氣說道 你那裏知道這事 我現在一見著我那個沒心沒肺的女人 比撞著瘟神 還要頭痛 請你設法救我活命 幾日之內 辦成這事才好 李三奶奶笑道 那是

社 會 小 說

你財大眼高的緣故。王老二点首，微笑不語。李三奶奶想了一會，說道：「現在倒想起一家人家來了，恐怕做小人家不能認可。」王老二問道：「是不是你這裏的行貨？」李三奶奶嘆說：「你口上的德總要積些，聽說人家先輩，還是做甚麼辦的呢？」王老二說道：「若是良家女子，就按正室迎娶，亦未爲不可。反正過門之後，外面交際，內而雜務，全都歸他一手承運，我們那口子，就如同廢物一般，只是你怎麼同他家認識的呢？」李三奶奶說道：「我的表嫂，在他家做飯，所以我時常去串門子，他家只有母女二人，我都見過的。那個姑娘，今年不過十七八歲，長得比我們家小鳳還強十倍，真是頭是頭，脚是脚，人是人的，并且還是很好的學問。他的母親，是一口大烟癮，你拿來的土，我還賣給過他呢。聽我表嫂說他家在先前，也是驢馬成群，使奴喚婢的人家，因爲老官兒一死，剩下孤女寡母，分文不進，坐吃山空，所以才敗落下來。他母親恐怕女兒在家，日後吃了苦，故而急急的，打發出去。王老二聽罷，喜笑顏開，不住的做揖請安，催着李三奶奶前去說親。李三奶奶吃他央求不過，便洗臉梳頭，吸了兩口大烟，笑嘻嘻的去了。王老二此時心舒意爽，方才覺得有些困乏，倒在李三奶奶牀上，呼呼睡去。直到一覺醒來，只見李三奶奶已然躺在自己身後邊，燒大烟呢。王老二忙的翻身起來，漱了漱口，就問事情何如。李三奶奶烟槍含在口裏，那裏容得出話，兩眼向王老二瞧著，直等這一口烟，全都鑽進烟斗。

然後放下了鎗，喘了一口氣，才一面拿著針子燒烟，一面向王老二說道：「事情是有八分成功了，人家是滿應滿許，不過預先有幾個條件，要求你這方面認可。」王老二便問都是什麼條件。李三奶奶道：「第一條，要遍請親友，按照大婚迎娶，與正室姊妹相稱，不分大小。」王老二答道：「不成問題，這我早已應許下了。」又問第二條。李三奶奶說道：「人家是門戶人家，不使彩禮，只要你墊辦妝奩費六百元，反正抬過去還是你的。」不過壯壯人家面子。王老二點頭稱可。又問第三條。李三奶奶說道：「第三條就難了，人家說，女婿有半子之勞，女兒過門之後，所有岳母一切吃喝穿戴吸花都要女婿供給，不得缺乏。」王老二笑道：「那更是應當的了，人家沒有兒子，不指望女婿，還指望那個？」又問第四條。李三奶奶搖頭說道：「除此之外再沒問題。」王老二說道：「既是如此，就請馬上回到那裏，說我完全認可。」選個日子，辦事就是了。」李三奶奶笑道：「你先莫忙，我打聽打聽，事成之後，有我什麼好處？」王老二伸出兩個手指頭說道：「兩包煙土，大概對的起你了。」李三奶奶笑而無言。容到煙癮過足，王老二催著又復去了。此時牆上的鐘，已然敲過三點。王老二喊人：「一問，原來已然吃過飯了，便自己拿出錢來，買些點心，胡亂吃下，直等到斜陽西墜，方見李三奶奶笑容掬掬的回來。王老二迎上前去，道：「聲辛苦，就問事情妥否？」李三奶奶笑道：「人家的喜酒，我是已經吃到口了，你的禮物，是幾時送來呢？」王老二知道親事已成。

大喜說道：「明日准到。」李三奶奶說道：「人家只憑我一張嘴說，也不要相看女婿，只要把五百元送上門去，就算放定，選妥日期，給他通個信，雇轎子抬人就是了。」王老二滿口的答應，立刻就一溜煙似的跑回家去。看見他老婆，連眼皮都未曾抬，一直進到裏屋，抱下箱子，開開鎖頭，取出五打簇新的邊業銀行鈔票，又從床洞裏抽出兩包烟土，重新把箱子鎖好，放回原處，拿好票子烟土，正要轉身出來，恰好同他老婆，又碰個迎頭。他老婆便問他：「因為什麼急事，這樣慌慌張張？」王老二那有閒腸，同他答言：「便一聲不響的。」又往李家而來，把烟土雙手奉給李三奶奶，又把這五百元鈔票，央他代為急付前途。李三奶奶看見這六七斤西口乾土，真是眉歡眼笑，也不顧腰酸腿痛，就立時放定去了。書裏煩費，王老二擇定吉期，高搭綵棚，普請親友，門前立著丈高花綵牌坊，又用十元大洋，雇了四個游緝隊，背揹包，鎗上刺的，立在門口，倒也威武煞人。院中綢緞聯幃，重重疊疊掛滿四圍。喜堂正中供著一軸和合二仙的畫像，燃著一對龍鳳呈祥的花燭。王老二的老婆穿著一套半舊衣裙，在房裏擺來擺去的，迎賓送客，非常得意。一般親眷，全都暗笑不置。王老二在院中，隨著幾位有臉面的朋友，說說笑笑，真是趁開玳瑁，擺設芙蓉，喜席將散，彩輿臨門。王老二又忙著拜堂成親，交代了一切舊例俗禮。大家爭看新人，果然芙蓉其面，楊柳其腰，由上至下，無有一處不佳。委實是個全材。大家

雷聲般賀贊。王老二得意非常。晚間入席。又自歡呼暢飲。時至客散。王老二的老婆。歡歡喜喜的。引著一對新人。進了洞房。代為安插已畢。方才走去。王老二看見自己老婆。忙前忙後。大量寬容。倒覺過意不去。等他走後。仔細觀看新娘。幾乎沒有喜歡得叫出媽來。書中暗表。這位新娘子。正是朱家三小姐。至於他家近況。已由李三奶奶代替著者略述。勿庸再贅。當初李三奶奶給他說親的時節。純係全他面議。三小姐的令堂。并不干預。三小姐全李三奶奶本是結義姊妹。二人共事已久。李三奶奶。恐怕王老二知道三小姐是他家行貨。故而推說他表嫂在朱家傭工。以便使之不疑。說親的那日。他姊妹計議了好大一會。究竟內容如何。却因關防嚴密。著者無從探悉。不敢妄為宣傳。容到日後。看官自然知曉。且說吉期那日。李三奶奶以大賓資格。週旋於王朱二家。到了長燈時分。李三奶奶不敢久待。王老二的老婆堅留再坐。李三奶奶那裏肯依。匆匆的去了。到了家中。心中不住囉囉打鼓。惟恐三小姐露出馬脚。王老二來不答應媒人。這一夜光景。李三奶奶那會合眼。次早硬著面皮。又到王家來。誰知他們一對賢伉儷。喜喜歡歡。恩愛非常。李三奶奶方才把心放下。後來王老二履行條約。把老秦水接到家來。果然供給得件件不缺。比親生自養的兒子孝敬父母。還無微不至。看官。篇幅有限。書料無窮。還有許多名角。未曾出場。著者已然批好合同。約定二集出場。且容著者放下禿筆。吸支

水流音 第一集

六十八

香烟 養足精神 再寫與看官觀賞 正是
自慚未夢生花筆 搜盡幽奇供客觀
一集告結 二集續出

水流音第一集卷終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會
小說
水流音第一集

定價大洋三角

著者 張一香

校訂者 陳重光

印刷者 平報社

總發行處 平報社

北京宣武門外西打磨廠
電南五二四三號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坊